

黑紅點

著 簫 伯 吳



行印局書北東

黑紅點

吳伯榮

黑 紅 點

著 者

吳

伯

簫

出 版 者

東

北

書

店

佳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印 刷 者

東 北 日 報 佳 廠

每 冊 定 價 二 百 五 十 元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四 月 初 版 .5000 佳

黑紅點目錄

一集

黑紅點	一
打婁子	九
游擊隊員宋二童	二〇
化裝	二七
一罈血	三四

文件……………四四

『調皮司令部』……………五一

二 集

南泥灣……………五九

『火焰山』上種樹……………六七

附錄：邊區建設運動……………

新村……………七六

孔家莊紀事……………八一

後記……………九八

黑紅點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兩句話有道理。但神是沒有的，掌握善惡報的不是冥冥中有什麼神，而是活生生的人。這人要是多數的，羣衆，大家。大家說好的，是好人；因而有羣衆擁護的領袖。大家說壞的，是壞人；譬如說：『這傢伙還不死啊！』那他就該離死不遠了。古時候對專制獨裁的暴君，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對常人，有成語叫『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黑紅點就是冀南敵佔區的老百姓和八路軍，抗日政府對漢奸、偽軍、幫敵人當狗腿做壞事的傢伙善惡紀錄。老百姓有那些壞人的名冊。那個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邊點一個紅點；那個做一件壞事，就在他名字下邊點一個黑點。抗戰勝利後算總賬（一九四二年這樣提）。那時看紅點多的，可以將功折罪，他還有活着做一個幸福的中國人的機會。若是黑

點多，不必等抗戰勝利，到一定點數，就要打死他。該打死一定打，他「皇軍」老子也保不了險（「皇軍」自己誰保險呢？）因此，那名冊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本來，只要是中國人，還有良心，人心，好壞事總該是分得清的。即便不講大道理，難道就不能問問自己？做漢奸當偽軍的，自己吃要吃得飽，穿要穿得暖，可是把鄉里鄰居的糧食、衣服搶了，看着他們挨餓受凍。自己房子要住得講究，住得舒服，可是把叔叔伯伯們僅有的幾間草屋燒掉，搗毀，逼他們到曠野裏任雨打風吹！最可恨，自己是娘養的，早晚也會娶妻生女，但是却姦淫人家的母親、妻子、閨女！丟掉祖宗墳塋，鄰舍底孤寡老弱，任野獸一樣的強盜去踐踏殺辱，自己却反轉去孝敬那些強盜，幫助那些強盜，咬食一點人家分贖剩下的殘羹唾餘！世間還有比這再下流再無恥的事麼？你心上長滿了油，味了良心的漢奸啊，要在睡不着覺的時候好好想想，不爲自己也該爲子孫留條後路！

你看，北倉莊那個六十多歲的王老漢，聽了黑紅點的故事到敵人的據點那裡去罵他當偽軍的兒子去了。那個老頭子一生好強，慣常是教訓別人的，自從兒子當了偽軍却再也抬不起頭來了。天天大門不出，出門也不敢高聲言語。羞恥和憂悶絞着心，不到半年頭髮和鬍鬚都全白了。那天夜裏，他悄悄地跑到砲樓底下，叫着他兒子底小名，「你這個混賬東西，不孝的殺才，給我滾回家去！你當漢奸教我沒法見人。」有千年的鄉里，沒有百年的親戚，你

再這樣壞下去，教我們祖祖輩輩怎麼做人？你若不回去，我就在砲樓底下碰死！……」

頑固的偽軍，他們的家屬在鄉里是沒有地位的，大家瞧不起，平日沒人招惹，大年初一也沒人拜年。對轉變了的偽軍却不同，他們底家屬享受着像一般公民一樣的待遇。年下節下有困難也設法解決，地荒了有人互助耕鋤。小衛國一個偽軍的婆姨，年三十晚上自動跑到據點裏向當偽軍的丈夫勸說：「人家八路軍可好來，自己吃小米，吃野菜，對抗屬却送肉送麵。那纔真是恩人哩！這漢奸咱可別幹啦！咱反回來當八路吧。」

這是天良沒有喪盡，不甘心當漢奸的人們的例子。正因為偽軍偽官，並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漢奸，有的只是貪圖小利或一時糊塗，陷入了泥坑，我們老百姓八路軍才不惜用各種方法把黑紅點的道理向他們宣傳，挽救他們。我們在夜裏敵人不敢出來的時候，去據點碉堡跟前喊話：「今晚我們來給你們上課啦。……」起初他們聽了很恐慌，向我們放槍。但放槍我們還是喊：「某某，你聽着……」我們指了名喊。「我們的名字他們都知道啊！」爲了好奇，他們也不得不武裝着聽講。其實，對這些傢伙，我們不但知道他們的名字，並且知道他們家住在那裡，父親是誰，家有幾口人，甚至他們當偽軍是誰的保人，使什麼槍，有幾粒子彈，我們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我們說：「某某你太壞了！那一天你打了誰，那一天你罵了誰，那一天你到那裏搶了誰誰誰家裏幾疋布，幾百斤糧食，幾隻雞！……」碉堡裏就往往沉

靜下來，有時聽得到一兩聲噓唏。因為說得太對了。這時我們就趁勢告訴他們：『不要打罵老百姓，不要槍殺老百姓，不要糟塌人家底婦女！你們做的壞事我們都記着的，要改，不改就搞你……』

慢慢偽軍動心了，對喊話也表示了歡迎：『來吧！靠近一點，我們不打槍。』有的還丟下彈捲來。對提出了名字的最壞的偽軍他們也給以孤立：『唔，你上了生死簿了，我們再不和你在一起，攪霉氣！』被提了名字的就趕快表示態度：『我再不做壞事了。』『我從今後改了行不行？』『營鎮一個偽警備隊長對維持會長說：『人家縣政府那裏，恐怕我的黑點最多了。你只在家裏出主意，別人不知道，什麼事都是我領頭去幹，槍殺掠奪，誰不曉得？一定都上在賬上了。』言下不免忐忑不安，有些埋怨。維持會長表面上安慰他：『你好，底下有人，黑點雖然多，將來帶人出去反正，一下子一個大紅點就把黑點都蓋了。我呢？翻了老底子還不是一抹黑？……』內心裏也透露了無限的懊惱和顧慮。

宣傳不夠，老百姓就進一步警告他們。

南宮，一個很壞的偽警察所長當了偽區長，向老百姓派款，一畝地要兩元。那是正當冀南遭了嚴重旱災，老百姓吃野菜樹皮都沒有的時候，那樣的勒索，簡直是要人命。老百姓氣極了，一夜工夫，把偽區長住處周圍，遍地插滿了小旗：紅的，綠的，白的，黃的，上邊

寫了各色各樣的標語：『打死×××！』『拒絕派款！』『反對勒索！』他一出來，子弟兵、民兵也四處打擊他。結果他立刻派出調人，說：『兩塊錢不要，八路軍叫咋着就咋着！』

警告再不行，就消滅他們！——黑紅點是兌現的。

廣宗東里集，有個偽警察所長，叫張××，土匪出身，人稱『張八爺』。因為殺人不眨眼，又叫『張剝皮』。他曾三天裏邊殺死四十三個好百姓。這一帶人都恨他入骨。我們抗日政府就貼了佈告，宣佈他幾大罪狀，把他做的壞事一股腦兒都揭露出來。明白告訴他，那一天要打他。——這傢伙住在碉堡外邊，每天夜裏回家睡覺，並且經常在東里集上的一家小酒館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湊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館喝酒，我們武工隊就在酒館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時候，酒館掌櫃倉皇地進去告訴他：『不好，八路來了！』他慌里慌張地跑出來，嚷着：『八路在那裏？』我們武工隊啞地一槍：『八路在這裏！』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樣，一頭栽地，再也不起來了。

這個壞傢伙死了，敵人又派了一個新所長來，更壞：硬要叫東里集的村長去給『張剝皮』祭靈。可是靈沒祭成，他自己底靈魂却又跟着我們武工隊底槍聲投入地獄了。

黑紅點就這樣有靈驗。因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眾的裁判。紅點，不是焚香叩頭能求得來的；你要做好事，堅決抗日，愛護群眾。黑點，也不是吃齋念佛能禳除得掉

的；你要不做壞事，不幫助敵人，不掠奪、打罵、捕殺百姓。這樣偽軍偽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盤，偽軍偽官底家屬也就不得不替他們底不肖子孫，刁夫賊父捏一把汗了！於是偽軍底妻子到彌堡去叫她底丈夫的事，有偽軍底母親到據點去哭她底兒子的事。景鎮偽警備隊底劉中隊長也當衆宣誓說：『別罵我，我也是想抗日。八路軍要來打鬼子，我保證一槍不放；要是我放槍，我姓劉的不是俺爹揍的！』李家屯砲樓裏的偽中隊長，聽說老百姓提出來要搞他，他趕緊聲明：『往後不再做壞事就是！實在我也很難，譬如××村底村長是暗八路（共產黨），難道我不知道？他來了我也沒把他怎樣。……』有的更具體的提出保證條件：一、到拔砲堡的時機來了，不用拔我就帶弟兄們投降；二、抗日人員可以隨便過路，我們看見也裝沒看見。……慢慢有了一『偽屬協約書』。只要偽軍父兄能確保他底子弟不燒不殺，不搶不捉，和我們打仗，槍口向上；那麼老百姓就確保他家底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樣。爲了鄭重。這協約書特別由抗日縣政府蓋印保證。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給做好事多的偽軍發『回心抗戰證』，凡帶證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殺。但是發了證後再做壞事，就宣佈無效，也並不遷就。

這樣一來，壞人們神魂不安了。

甯強，一個維持會長，有一次捲了大批贖款回家，聽了全家老少講說黑紅點的故事，夜

裏就做了一個惡夢：壞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點；他不覺大吃一驚，嚇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來，他就向敵人提出辭職了。事後回答別人問他的辭職理由，他說：『合不着提溜着個腦袋過日子！』

當敵挖界溝的時候，衡水、武邑邊境上挖的最快，因為那一帶偽軍督促最緊，打罵也最兇的緣故。每晚我們去據點附近破路，偽軍總是澈夜打槍。有時破路羣衆就受到傷亡。這一天夜裏，我們子弟兵把據點包圍了，進行喊話，把每個班長以上的偽軍，指名叫着把生死簿裏的記載念給他們聽，並且加了詳細的解釋說明，那天他們就非常老實，一槍沒打，我們帶去的羣衆好好地吧剛修的公路破壞了一夜。第二天，聽說偽據點裏一個司務長，自己覺得做的壞事太多了：打人，詐錢，搶東西，很怕老百姓不會饒他，從此鬱悶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這樣，黑紅點的故事傳開去，偽軍便爭着向老百姓解釋：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誰誰做的；紛紛託人打聽自己黑點的數目，找適當的機會做些好事，來挽救彌補。阜縣×村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炸彈廠裏三十多個工人正在積極工作着，忽然村長急急忙忙地走進來說：『有五匹馬來到大街上，問炸彈廠在那裡，教快說出來，不然就壞了；鬼子在後邊快到了，是專來找炸彈廠的，說了他們想辦法掩護，不然……』

廠長聽了，想一定是有漢奸報告了。鬼子已來到村邊，想辦法已來不及了。僞軍又緊跟在村長後邊，確實已發現了工廠，就叫村長向僞軍說了實話。那五個僞軍急忙喚工人換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彈的東西埋起來，把炸彈廠最小的房子燒了，壓在上面，又點起了幾處老百姓矮小的草房。『這就不礙事了，』五個僞軍很放心地說：『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彈的傢具，我們就有辦法應付。』

這時鬼子進村了。到處找炸彈廠，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後集合起老百姓來打着逼着問，也沒有一個人說出：僞軍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約摸一袋煙的工夫，兩匹馬又踏踏地飛跑回來，碰見村長就喘着粗氣說：『你告訴縣政府，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請縣政府給我們劃個紅點——我叫銀得勝。』說完又調轉馬頭飛快地跑了。

告訴那些替敵人說話，替敵人跑腿，替敵人做事的人吧：

「不要做壞事啊！你底名下會多一個黑點呢。」

——老百姓底評判，是最後的最合理的評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

打婁子

突擊隊員都裝扮好了。挑水的擔起了水桶，劈柴的腰裏別好了斧頭，掃院子的細掃帚拖拉在地上。雖然都穿了老百姓的衣裳，但是那麼一些十八九歲的小夥子，終久嫌年輕了，不太像。有的爲了變老成一點，藍布紮腰（腰帶）裏又插上一根旱煙袋，還拴着火鏈。

他們十八個，要去拔敵人底據點呢。××團二百多報名的奮勇隊員選拔出來的英勇戰士，要以犧牲的精神來完成任務。爲了慎重和機密，他們都宣了誓，在誓詞上簽了名。

敵人是很詭詐的，常從一些細微的地方找岔子。說腳掌厚的是八路軍，因爲八路軍跑路跑的多；說鞋底綠的是八路軍，因爲八路軍會有那麼一季用裁衣服剩的綠布墊過鞋底。所以突擊隊員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樣還不够，還要學當地的口音，莊稼人走路的姿態。連說話動作的表情都要學。——敵人是相當狠毒，頑強的，要打他就不要教他有還手的機會。所以突擊隊員要練刺殺，練射擊。

據點裏的敵人是一個小隊。有小隊長，還有一個日本伙伕。他們分住在一座田字形的營房底四個小院子裏。正中間有一砲樓。守住了砲樓，一架機槍就能把四周完全控制。營房只有一個柵欄門，非過門不能進院子，更談不到上砲樓。要打是不容易的。敵人住的情形是這樣：若營門朝西的話，東北院住一二兩分隊，十八個人；東南院住三分隊，九個人；西南院是四分隊，八個人，外加小隊長；西北院是廚房，伙伕住在那裏，還儲藏着糧食，彈藥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敵人底住室鋪位，都調查好了，各分隊住的都是三間平房。兩頭都隔成了套間。右首一間住五個，左首四個。當中一間沖門，放方桌。方桌兩邊的套牆上掛着各個敵人用的槍枝武器。

戰鬥要開始了，突擊隊員也照敵人的辦法分成四個分隊。一隊四人。第一分隊對付敵人底第一分隊，第二分隊對付敵人底第二分隊……。隊長對付小隊長，另外專拿一個戰士對付那個日本伙伕，進院後誰進哪屋，進屋後誰進哪房誰先進，誰後進，誰負責結果靠裏的，或靠外的兩個或三個敵人，都佈置得停停當當。到黎明，趁敵人都頭朝外一個挨一個在各自的床位上睡熟了的時候，十八個突擊隊員便都腰裏掖了短槍，手榴彈和一把短刀，由嚮導帶領着就出發了。

嚮導開門並沒費事。但戰士們却太緊張了，突然一聲信號，竟意外地嚇他們一跳。久經

鍛鍊的那些鐵人，到時候都從來沒有過的亂成那個樣子；挑水的扁擔別不進門了。水桶鏗的聲碰在門框上，水跟着撥了滿地。進院的次序也亂了。遠距離射擊打得那麼準確的神槍手，照着就在手底下的敵人却連瞄也瞄不準了。真糟！

戰鬪不到三分鐘，指揮員趕緊下令停止。說：『打的不好。』突擊隊員們也都灰不溜的，在心裏想着：『爲甚麼那樣慌張呢？都真的像老百姓一樣，沉住氣不就捷了麼？』也有互相埋怨：『你不該進我那個院子』『你怎麼還沒結果那個伙伕就搶着去搬廚房裏的東西？』……最後指揮員微笑地指出：『幸虧這是演習。我們殺草敵人沒用來抵抗，不然我們會有很大殺傷的。』突擊隊員忽然想到（剛才他們都忘了）是演習，大家都笑起來了。有的大腳一拍：『我說呢，媽的真拚倒還利落！』指揮員緊接了說：『真拚的機會是多的。說不定一兩天我們就進行一次和這完全一樣的戰鬪，大家要更警惕，更加油。……』

是的，指揮員底話沒錯。演習不久，果真就有那麼一次戰鬪。那就是打婁子。

婁子是一個楔在我們冀南根據地××分區中間的敵人的老據點。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們粉碎敵人加給冀南的囚籠，破擊敵人從衡水到鄭家口修築的『萬里長城』，最後未被摧毀的兩個頑固據點之一——另一個是東去十二里地的大營。婁子拔掉，作爲敵人向南侵入我根

據地的基石的大營，也就孤立無援，存在不住了。因此，我們要打婁子。

婁子的敵人，力量可不弱啊！光那一小隊鬼子底像樣武器，就有一門砲，兩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兩個擲彈筒。更何況在同一个據點裏，還住着一中隊新換防的偽警備隊呢？更何況大營還有敵人底大隊部呢？

婁子是兩千多戶人家的大鎮。先就有土圩子。敵人紮據點以後，拆毀了老百姓的磚牆，石台階，甚至毛房裏的臭石頭，再鞭打着老百姓在裏邊修了一圈裏圩子。他們趕走裏圩子裏的老百姓，修一座像前而說的那樣的營房。靠北緊接着安一個維持會。再靠北設一處警察所，養那麼一羣偽警備隊。東南角上和兵營用對角相隔三十米的又有一座磚石高牆，幾十間房舍的大院落，是準備給另一批偽軍住的，那時還空着。

外圩子有壕溝，有哨，由偽自衛團輪流站崗。裏圩子不但有壕溝，還有吊橋，鐵蒺藜。敵人又徹夜不睡，全體在砲樓上警戒守衛。但是敵人戒備得再嚴密，也只能看得住兩層圩牆，却看不住老百姓的心。『西街的八路軍大大的有……』群眾抗日情緒高，敵人彷彿都不能不承認。更加『萬里長城』的破擊以後：敵人公路電線的交通不斷遭受破壞，信息經常是隔斷的。秦強經大營通婁子的通信聯絡，會必須用專人遞送，而送信人呢？出來一個破我們捉一個，出來一個被我們捉一個；他們的底細在我們像五個指頭那樣清楚。

再來，我們用『奉承』給敵人服一料麻醉劑：送禮，『報平安』；對資敵，出伏積極些，敵人就弄得得意忘形了。起初嗎，看人的臉色不對，還有些大驚小怪。記得有一次，我們派人到據點送雞，帶去的是幾隻大紅公雞，鬼子說：『大大不好的，花姑娘雞好的有！』我們的人以為是說自己，一慌張，臉色一紅，敵人上去就是兩個耳光。『壞了壞了的！』一陣惡罵。但是久了，我們習以為常，敵人也習以為常了。

我們知道：敵人警戒一夜，到快出太陽的時候，就從砲樓上下來睡覺去了。除了一個哨兵和那個日本伙夫，都睡得像死豬。不等吃飯是不會起來的。那個伙夫給敵人做飯，並等着給每天村裏派去的十八個（一定要十八個）伙子開門，叫他們挑水，劈柴，掃院子。敵人講衛生，每天醒來要洗冷水澡呢。——也知道領頭叫門的是維持會長。這個規律把握定了，我們底突擊隊員會有三分之一輪流着去當過伙子，每個人像演習時那樣的，戰鬥崗位都摸得透熟……

我們要開始了。時間是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太陽剛露頭的時候。

二十一日晚上，是一個漆黑的夜，又慢天黃風，行軍襲擊不能再好了。戰士們穿一身便裝衣褲，打扮得頭緊腳緊，鼓蕩着高亢的戰鬥情緒，乘着背後催人前進的風，從婁子以南二十里地的村莊出發，彷彿沒走就到了。是兩個營，一營監視大營，準備伏擊敵人的擄兵；

一營就撲向婁子，埋伏在婁子街裏。婁子狗多，我們事先就確定誰家住人，誰家就把狗嘴綁起來，使牠吠不出聲音。更爲了進村捷便，槍帶着怕響，我們就抱着；穿鞋笨拙，就索性全把鞋脫了，光着腳。過第一道圩子很順利，兩個人悄悄地把偽自衛團的哨兵抱住，他們起初有些驚慌；等我們委婉地告訴他們：我們是八路軍，來打鬼子的。他們立刻高興起來，爭着：『我來帶我路！』我們說：『不必，你們還是照常放哨，免得出岔子，教鬼子猜疑，』那麼我們給咱軍隊放哨好了。』這樣，我們沒遇阻攔便進到了街裏。

在街裏，我們就毫無閃失地安置下那十八個化裝好的突擊隊員（專等打鬼子），餘下的預備隊（包圍偽軍，並於必要時增援），安全地摸進第二道圩子。一個個輕捷得像影子一樣，人不知鬼不覺地就跳進了那座空着的磚石院落（團長、政治主任都在那裏）。好傢伙，真緊張，也真危險！那麼院落既然離敵人營房只三十米遠，敵人夜裏又都是在砲樓上的；那樣近，看得見敵人劃火柴吸煙，也聽得見咕嚕咕嚕的說話。

若是敵人隨便撥弄一下機關槍，或扔他媽的一顆手榴彈，事情就糟糕。因此，戰士們但不敢說話，也不敢咳嗽。不管嗓子多麻癢，你得用手巾掩住嘴，爬在地下鼓勁熬過去，粗氣不敢喘，心跳也彷彿要有分寸似的。這樣熬過了雞叫，熬過了黎明，像過了半個年一樣，終久才盼到天亮。鬼子果真一個個打着呵欠從砲樓跑下去睡了。我們鬆一口氣：甕中捉鱉該

輪到看鬼子的好看了。我們把耳朵貼在門縫上，貼在窗櫺上，細聽着敵人營房裏的動靜，並隨時準備增援，出擊偽軍。

一會，維持會長帶着伙子，那十八個化裝老百姓的隊員出來了。兩個院落門和門雖離着八十米遠，埋伏在閒院裏的屏住氣去聽，敵營的動靜滿可聽得相當清楚。他們聽着，維持會長叫門了，摹做着鬼子的語調：

『苦力的幹活，挑水劈柴大大的有。』

停一會。『好的』，是一種不耐煩的懶散的聲音。那是日本伙仗。接着支格一聲。伙子們進門了。各照各底營生各走各的院落。但是，藕抬頭沒想到院子裏竟還有兩個鬼子：一個在刷牙，一個在穿衣服。不知是故意遲睡呢還是早起來換崗。那個刷牙的看見我們底人，彷彿覺得不像往常的老百姓，就警覺的一楞，問道：

『那裏來的？』

我們隊伍知道自己口音不對，也有的不鎮定，便不答話，故意裝作不懂和他支吾，敵人急了，剛要聲響，被我們一個戰士掏槍打死了。原來規定最後挑水進門的是隊長劉文同志，他要故意把水桶往門框上輕輕一碰，告訴大家全體都已進門，然後以槍聲爲號，一齊動手。沒想槍聲提早了一步劉文同志正進門，把水桶一扔，大家一擁而入，各奔各底崗位，各找各

的目標。堵門的，塞窗的，一槍一個，或兩槍一個，殺傷敵人，像射雜草把。有的鬼子還做着惡夢躺在床上，就再也不起來了。有的糊裏糊塗昏迷一下坐起來，教我們一槍就又睡下了；還有的吓得蒙着被滾下了床，我們就把他連被帶人都捺在地上。戰士們動作的迅速，這一個一分鐘就完成了任務，那一個時間長一點，一分半鐘。自己底事完了，就自動幫別人；別人底事也完了，就伸手去摘取牆上掛的槍枝武器。每人腦子裏只有兩個字的意念：勝利。隔院的預備隊伍聽着，一聲信響槍，接着『撲嗤——』『撲嗤——』，都不像打槍的聲音。原來命中的槍是不怎樣響亮的，等他們聽得那樣的不大響的槍聲，斷斷續續又彷彿同時噠噠了一陣以後，斷定確已開火的時候，便衝出磚石院落，繞過八十米遠的院牆，跑向鬼子的營房去。但沒想到戰鬥進行得那樣快。不到五分鐘，一挺鬼子的重機槍已被突擊隊抬出門了。

預備隊沒來得及衝到柵欄門裏，忽然院子裏邊一陣喧嘩：

『不好——毒氣……』

一霎，頭疼的，流淚的，打噴嚏的，奮勇隊暫時有一陣紊亂。

原來劉文同志是近視眼，鬧暈暈了半分鐘，沒等槍響鬼子小隊長已經鋪上坐起來，子彈打在腿上了。他裝死，劉文同志沒發覺，倒轉眼給了他空隙放了一陣毒氣。劉文同志中了毒。

很多戰士也都受了毒氣的影響。趁毒氣造成的混亂的一刹那，那個狡猾的小隊長，像烏賊一樣，噴完了黑水，就憑着防毒面具，冒着毒氣拖着那條受傷的腿，一衝衝上了砲樓。

從第一槍打響到五分鐘左右，正面戰鬥已經結束了。跑上砲樓的鬼子隊長，像一隻狼，一鑽到窠裏就不再動靜了。他不敢下來，就讓他舔着血等死吧。我們派好了警戒，還有一個敵人的哨兵沒死呢！就抓緊時間搬運我們底勝利品，老百姓「哇！」的一聲都擁進來了，挑擔子的，拿繩的，裏圩子都擠滿了。他們幫忙呢。三十五具敵人的死屍，丟下的鋼盔，大衣，軍毯，差不多都是全套。皮鞋不少，正好爲赤腳進圩子的奮勇隊每人分得一雙。望遠鏡，水筆，照像機，餅乾，牛肉乾，罐頭，和幾大車糧食，老百姓都憤恨裏帶着興奮說：「奶奶的，搶了我們底糧食原來都放在這裏呀！」有的看看倒了的水桶，「狗日的，再不洗澡了吧？」他想起了給鬼子白黑支應不完的差使，和一不小心就劈頭蓋下來的辱罵，鞭打或槍殺。但戰士們注意的還不是這些。他們更關心的是武器。他們熟悉這據點裏的裝備，像熟悉自己彈袋裏的子彈：一挺九二式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兩個擲彈筒，三十二支步槍，砲彈擲彈筒二十箱，子彈一萬多發，都像點收一樣，對照一下大致沒有遺漏。剩下砲樓一座，就倒上兩桶煤油燒狗日的。要摧毀就摧毀它個徹底！

這邊忙着打掃戰場，搬運資材，村裏老百姓也忙着堅壁撤退。敵人的報復心是很厲害

的，他在那裏吃了虧便在這裏發威呢。老百姓堅壁衣物，埋藏糧食，運走門窗鍋碗一些家常用具，和敵人掠奪剩下的幾頭瘦骨嶙峋的耕牛。連水井也填了起來，『我們住不成，你們也別想來住！』

這裏幾乎忘記了那一中隊的偽警備隊。

自從『萬里長城』大破擊，偽軍嚇破了胆子，我們明知在打鬼子的時候他們不敢動，也就太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了。那五分鐘戰鬥進行的當中，沒人去派他，他們看我們像神兵天降，不聲不響就解決了一隊『皇軍』，而在『皇軍』營房裏出入，像出入自己底家宅那樣熟悉輕易，也不覺看傻了眼，心裏有些忐忑不安，『等着總沒錯吧？』當我們預備隊分身包圍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個隊長已等的沉不住氣，沒放一槍，就繳械投誠了。又一部分，大概是想着：『會對我們怎麼處置呢？』都丟槍抱頭作鳥獸散去。丟槍那麼三四十個俘虜，檢討起來不能不說是我們的疎忽。無怪在二里地外等捷報的陳司令員聽了報告以後，一連說：『可惜，可惜！』照他的計劃，應是一百分之百的勝利。

我們上午十點鐘，全部退出戰鬥。敵人倒『客氣』，彷彿故意把時間錯開，大營的援兵開到，已經下午兩點了，那天黃風一直刮了一整天，十丈遠看不見人影，十里外聽不清槍

聲，他們起身先就起遲了。走到東門外三四里地的地方，又被我們埋伏在那一帶葦坑裏邊的隊伍用密集的排槍留下了他們幾條人命幾匹馬，幾枝槍。無怪，你看他們兩輛汽車，幾十匹馬，那種慌裏慌張的樣子，到村裏還兀自心神不定。實在，他們來了又能做什麼呢？妻子是空的。砲樓發着烤肉的臭味在冒煙。連死得最晚的那一名小隊長，也已在煙火薰炙中畏罪自殺了。

大營敵據點底翅膀是這樣被我們折斷了。我們相反，却添了一隻得力的膀臂。妻子撤退的羣衆，婦孺老弱一家家安置到了較好的村莊，解決食、住、生產；青年壯年就自動組織了一百多人的妻子大隊。憑繳獲，他們底裝備滿像樣。那位引路叫門的『維持會長』就是大隊長。

一九四四年九月廿二日

游擊隊員宋二童

一

還是在初當民兵的時候，宋二童跟游擊隊打掃戰場，拾了一個敵人底哨子。那是一個銅質鍍鏢，亮晶晶的哨子，小孩子拿着玩玩是滿好的。可是在一個二十來歲當民兵的宋二童有啥用處呢？解不得渴，充不得饑，就是用力扔出去也打不死敵人。——因為終久是勝利品，又是第一次打鬼子的紀念，宋二童才把它在意不在意地揣在懷裡一個小口袋裏。日子一久，戰爭勤務一忙，慢慢也就忘記了。

但是有一天，邱縣城裏的敵人出動了，大半是鬼子。隊伍急急忙忙地趕着路，正朝着焦路東邊五里地的塢頭方向前進。那村裏昨晚住了游擊隊，宋二童是影影灼灼聽到了的。正因為這樣，他纔在剛剛雞叫的這時候，在通縣城的大路兩旁自動地來放哨警戒。

他滑了葵筐，正孤零零地在道南麥地裏轉呢，不想敵人已偷偷摸摸地來到跟前了。「敢情就是找游擊隊的？」宋二童心裏一楞。「到場頭攔總不過六里地，自己沒槍，這樣早又沒

人，怎麼辦呢？」盤算着，在黎明還有些寒意的微風裏，他急得滿頭大汗。

一急，宋二童倒忽然想起了他懷裏的哨子來了。

「哪……哪……」摸出來先就是一陣猛吹。

奇怪，沒想到敵人會這樣慌，沒想到哨子會有這樣大的力量。聽慣了哨音的鬼子刷地躉就站住了。機關槍架起來，派出了博索的尖兵，一個隊長模樣的矮子，在茫茫亮的這樣早晨，還拿了望遠鏡四處亂望。其實吹哨子的人離的並不遠，頂多不過五十米遠；只是被齊腰的麥朶把他遮蔽得嚴嚴的，望遠鏡也失掉作用罷了。

這意外的成功，使趴在麥地裏的宋二童不禁好笑。趁敵人躊躇慌亂的當兒，他又悄悄地順大路爬了一二百米，依舊靜靜地隱蔽在麥田裏，等候敵人。

敵人爲了那一陣哨音，起碼磨菇了二十分鐘，才又試探地繼續前進。不到二百米，不知那里又「哪……哪……」地吹起來了。那個隊長模樣的矮子彷彿很生氣，腦袋扭來扭去，嘴裏咕哩哇啦地不知說些什麼。可是生氣有啥用，隊伍還不是都得跟哨音停住？自然少不了的又是一陣慌亂。而前面離宋二童底村子焦路就不遠了。村裏聽覺靈醒的狗都咬了起來：「汪，汪汪！」在原想拂曉前秘密包圍游擊隊的「皇軍」，這種驚慌騷動不能不是一件大大的苦惱。

敵人再走，宋二童就又吹——
等敵人斷斷續續走完那六七里路，包圍了塢頭的時候，天色已經大明，游擊隊早離開村子到別處去了。

二

當民兵建立了大大小小許多功勞，由於自己懇切請求，宋二童和他底哨子一齊參加了游擊隊。這一年，邱縣大隊參加的人非常踴躍。人多槍少，幾乎成了那時的缺點。宋二童找到的是一桿壞到不能用的獨出子。而且也沒有子彈。

帶着惡劣的武器怎麼能打漂亮仗呢？「讓我搞條槍去！」成了初入伍的宋二童唯一的心事。

青紗帳起來的時候。宋二童調查好邱縣偽二區長是常常單人獨騎到城裏去的。他有一架輕便的三把盒子，往往木蓋不揭就斜挎在身上。騎着一匹搶來的白馬，躍武揚威，彷彿當漢奸還怪體面似的！宋二童一來恨他作惡，看他不得順眼，二來圖準了他那架盒子；於是這天早晨看他又到城裏去了，下午就帶了那桿獨出子去四不靠村的路邊等他。埋伏在密匝匝的青紗

帳裏。

太陽偏西，高粱地裏熱得人出油汗。「莫非在城裏住在鬼子那裏了？」宋二童正疑惑着，等得不耐煩的時候，從西邊踏踏的馬蹄聲可就慢慢地近了。宋二童從來沒打過敗仗，心裏一點不慌張；倒是想到眼看就要到手的那架輕巧盒子，反增添了加倍的信心和勇氣。

「站住！」這一聲真像一隻鷓鴣撲拉拉從麥地裏飛了。——緊接着舉起了那桿露出子土造槍。二區長湊手不及，馬鞍子有些坐不穩了；白馬一驚，也打了一個趔趄。

「下槍！」

不必客氣，等了多時的就是這個目的。——站住！下槍！兩個命令差不多接連在一起，二區長從馬上幾乎是滾下來的。他顧不得拉馬，顧不得考慮遲疑，眼睛注視着獨出子，兩手就舉起來了。

宋二童一邊拿過盒子，檢查一下，頂上子，一邊客氣的把獨出子遞過去。「這個給你吧。」想笑沒笑出來，表情彷彿有些抱歉；心裏是在逗弄他，並沒放鬆警惕。

那位區長就真的不知趣，接過槍去，朝宋二童啣啣就是兩槍。——等看見宋二童神色不動，哈哈笑出聲音的時候，他一下子洩了氣，很不好意思地裂了裂嘴，咕嚕着：

「沒有子彈。」

「有子彈我給你！」

宋二童底答話是乾脆嘹亮的。差不多同時，他左邊順手拉過正要喫麥子的馬來，右邊「噠」地一聲盒子槍就響了。「哼，你欺壓我們老百姓也太得毒辣了！」

三

平原游擊，騎馬不便，宋二童不騎馬。

不騎馬，他騎腳踏車。宋二童是偵察員了。

宋二童小夥可真漂亮呵：身子發育得壯健結實，性情又明朗又爽快。他膽子一向很大；有了好武器陪伴着，膽子就更大。單人到據點裏聚集，深夜到碉堡跟前插小旗，貼標語；沒有一次不勝利地完成任務。這次他到城裏偵察，心愛的三把盒子插在前腰裏，紫花布衣裳，羊肚子頭巾，是一副膽大心細的神氣，他騎車跑到離城三里地的村莊，把車子放在村裏槐樹底下，揀了個籃子就出發了。籃子裏裝的是雞蛋，韭菜，還有帶大綠葉子的小紅蘿蔔。

邱縣城，南門北門都堵了，只留下東門西門出入。門有哨，都是偽軍。宋二童從東門進去。進去時，他笑盈盈地行了個禮，「老總吃點鮮貨吧，」客氣地送了偽軍一個鮮紅蘿蔔。

他從西門出來。出來時，僞軍問他：「籃子裏撈的什麼？」「你看，」順手更客氣地遞過去兩個雞蛋。——，總之他是赤城裏大模大樣地轉了一圈，又平平安安地出來了。他是很高興的。離城不遠，他底脚步就輕快起來。他恨不得立刻飛回司令部去！因為這是他當偵察員第一次帶了槍進城呀，是相當危險的事。

是的，他想飛回去。騎了腳踏車走路就像飛。但是等他背着夕陽回到村裏的時候，寄放在槐樹底下的腳踏車却不見了。問遍了村裏的老百姓，都說不知下落。只知道敵人有一個探子曾在偏晌來過。蹙蹙的事還有比這再厲害的麼？他焦急，因為車子是隊部的公物。打聽一件消息，却丟掉一輛車子，在常勝的宋二童是最難克制的羞恥。

「無論如何，也得把車子找回來！」

說着咬了咬牙，宋二童在內心裏起了個誓。

他底聰明，叫他沿了車輪底痕跡去追；可是車輪底印痕伸到城根就向北拐了，而北門是堵了的。他底機智，告訴他車子是爬過破壞了的城牆進城的，於是他也從東北角城牆底缺口處進了城。他的勇敢和膽量，又使他絲毫沒想到再度進城的危險，想到的只是怎樣不丟東西，不丟人。

真的，聰明，機智，勇敢，沒叫宋二童失望。在城東北角轉來轉去，終於在一條胡同口

的屋子裏看到他的車子了。旁邊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正抹着汗坐在那裏休息呢，彷彿很辛苦了一趟的樣子。

「喂，老鄉，這是我的車子！」

坐着的那傢伙吃驚不小。霍地一下站起來，要發脾氣，驕抬頭看見宋二童認真地站在那裏，放在胸前的右手底下有什麼黑亮的東西在隱約一閃，立刻又把氣壓下去，用慢吞吞的聲調說：「你底？你底你拿去吧。」

「我拿去？」宋二童感覺受了侮辱，話語裏透露着厲害。「你從那里推來的，還是給我，推回那裏去！不然……」話截然地就停住了。沒說完的意思彷彿也有不客氣的行動來代替。

對方，狡猾，又無可奈何的樣子，不說話，推起車子就朝東門的方向走去。

「嚇，」宋二童緊跟在旁邊，輕輕地招呼着，用左手朝城牆底缺口把他使勁的一推，「還是走原路吧。」他知道東門敵人底哨兵快到黃昏的時候是不會撤的。

偷車人這回很聽話，路也熟悉，車子一直推到槐樹底下就停住了。

「不，」宋二童嚴正地說：「替我送到司令部去吧！」

偷車人底臉色立刻全白了。

化裝

老陽早已落土。大劉莊喫飯最晚的人家也都收拾了碗筷準備門門睡覺了。這天晚上比較平靜，連餵好了奶的小孩子都乖乖地抱在母親懷裏，聽不見半點哭鬧的聲音。村裏唯一還在外面走動的是徐家姑嫂。她倆在街東頭正映了朦朧的月光推碾。碾軸發着吱幽吱幽單調深長的聲音，顯得這鄉村的夜晚更加寂靜。

月亮是一彎黃金梳樣的上弦月。星稀稀的。透過碾盤旁邊的槐樹枝葉，地下有斑斑駁駁散亂的蔭影。偶而踏過樓影『踢橐踢橐』走過的是賀二叔。他在替砲樓裡的敵人敲梆子。賀二叔是老實人，又是無妻無子的老絕戶，敵人看中了他底忠厚，就硬要派定他專門值夜打更。村裏隱避的抗日政權，也完全同意；爲了村裡大家的安全和更機密的鬭爭，都慫恿他幹。於是他就夜夜在村裏到處轉着，每走幾步『剝，剝，剝』很勻稱地敲三下梆子，意思告訴敵人說：『這村裡平安無事，「太君」們安安穩穩地睡覺吧，』若梆子一停被砲樓發覺

了，敵人不敢下來也會朝村子裏放槍。——砲樓就在村子西邊，離村西頭的人家不到半里。

賀二叔碰見徐家姑嫂，便問道：「還推碾呀？」

兩姑嫂又回答着：「二叔，操心啊！」像招呼又像叮嚀。

「反正大家都是一樣。」說着梆子底聲音就走遠了。

可是，忽然村東傳來了一陣嘍嘍嗷嗷的說話聲。像甚麼風吹來的一樣，小路上湧現了九個幢幢的人影。

「同志，這是大劉莊嗎？」

裏邊有一個走近碾盤，喘噓噓地，開口就這樣稱呼，這樣探問。嫂嫂徐鳳，——村裡能幹的婦救主任，憑她底機靈和細心，一聽陌生人口音，再打量一下他底身分，心裏一亮就完全明白了。注意端詳端詳那九個客人底裝扮，倒一律穿的是八路軍嶄新的夜行衣。走來問話的那一個還從腰裏掏出火鏈傢伙來打火抽烟，也滿像莊稼人出身的模樣。

徐鳳一眨眼，不禁驚慌地叫起來：

「嚶呀！怎麼你們八路軍敢到這裏來？可不得了……」

「我們和鬼子打了一仗嘛！你看看。」

客人說着摸一摸身上。徐鳳跟着客人底手指看去，的確，月光底下的夜行衣上，又是露水又是泥。兩條腿竟都像從泥坑裏攪拔出來似的，褲子被泥水沾污了半截。

『啊，累壞了，給咱們做點飯吃吧。』

客人說得很親切，很像自家人底口吻。

『可不敢，』徐鳳很擔心的樣子。『要是叫村子裏自衛團知道了，非把你們都網起來不可！你們還是趕快走吧，這裏不能停！』

『這一次無論如何要麻煩您啦。』客人彷彿很固執。

『那怎麼成了我們不能不要命啊！』徐鳳更感到爲難。

說着，兩方面幾乎引起爭執。『我們吃完了就走，又不是白吃你們底！』徐鳳看看擺脫不了，纔緩了緩口氣說：『好，那麼你們跟我家去吧。可是你們別聲張，一聲張我們可就都沒命了。』回頭她使一個眼色，吩咐他妹妹說：『二妹，你看着把碾收拾收拾，我陪客人家去。』走了兩步，又着重說一句：『蘿是劉家底，可別忘了給人家送去。』——劉家是游擊小組長底家，妹妹從嫂子的底眼色裏知道送蘿以外，應當幹些甚麼。那任務是比收拾碾盤更重要的。這個並不太笨的丫頭，等客人剛剛轉彎，這裏她就先悄悄地到劉家去了。

客人是滿意的，進門還再三聲明：

「絕對不連累你們就是！」

徐鳳領着客人，一進門就嚷：

「娘，來了客人啦。」

老太太正坐在炕上做針錢呢。聽見媳婦的聲音，就趕快從炕上下來。透過黯淡的燈光，她看見踏進屋來的客人穿的是一色八路軍底夜行衣。他就親熱地說着：「同志，您來啦。」伸手去拿板凳，招呼讓坐。

「娘，」徐鳳叫一聲，眼睛一轉：「客人要吃飯呢。」

「怎麼？」聽語氣，看神情，老太太心裏也明白了。「咱可不敢招待八路軍。三四個月了，這裏連八路軍的影子都沒有，你們怎麼敢到這裏來？」

「難道你們不抗日嗎？」客人像沉不住氣，這樣故意追問。

「好我底天，抗日？也得要命呀！」老人家回答的很嚴正。

「娘，我在碾上已經答應人家做飯了。」徐鳳說。

「你答應的你就快去做去！」老人家似乎生氣了：「不管死活！」——轉過臉來，她又對客人說：「你們吃了飯可要快走，呆在我們家不是玩的。村裏報告了樓子上咱全家可就都完

了。」

這家終於招待客人吃了一餐夜飯。

在吃夜飯的時候，外邊賀二叔還在繼續着敲他的梆子。聲音還是一連三下。但是從那九個人進村以後，他敲的已不再那麼勻稱，「剝，剝——剝，」聲音變成兩短一長了。這差別粗聽是聽不出來的。但村裏的游擊組員却都懂得。意思是說：「村子裏有敵人來了你們趕快到那裏集合吧。」

徐鳳家裏的客人，一頓飯足磨蕪了兩頓飯的時間。臨走徐鳳再三告訴他們：「要走，出村東往北拐，走樹林旁邊那條小路，可不要亂走，附近都是砲樓。」

說話就快下半夜了。大劉莊的游擊小組在村北二里地的樹林裏，已等了很久。但他們沒有白等，正像游擊小組長所預料的，他們在那裏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得了八條槍，活捉了七個俘虜，裏邊還有兩個朝鮮人。游擊組員都是化了裝的，穿的是黃綠色軍衣。

快雞叫了，徐鳳家又有人敲門。

「大娘，開門吧。」

徐鳳底丈夫是游擊組員。剛剛回來，正脫着黃綠色軍衣和老婆、妹妹談論伏擊的經過呢。老太太一下跑進來，對着兒子底耳朵說：「又是那一夥回來了！」徐鳳在旁邊聽了一

楞。丈夫却已經一下跳到了靠近大門的屋頂上。只聽有兩個人在門外嘟囔：

『我說會吃虧吧，你不信。』抱怨的是中國人口音。

『八格！』罵人的是一個鬼子。

屋頂上就大聲問道：『誰？』

『八路軍。』是門外的回答。

『八路軍，』屋頂上一磚頭打下去，『九路軍我也打！』

只聽『哎呀』了一聲，又彷彿說了一句：『大大的好的！』踉踉蹌蹌的脚步聲就慢慢向大劉莊西頭砲樓的方向逃去了。

第二天，大劉莊砲樓裏死了一個夜裏來的鬼子。那鬼子頭部受了重傷。而村北五里地外的一個敵人據點裏透露出風聲：說有一個日本鬼子帶着兩個朝鮮人，六個僞軍，第一次化裝了八路軍出去巡夜，探訪這一帶八路軍底活動。和它跟老百姓的關係，準備清剿燒殺。可是天色大亮，只回來了一個僞軍。那僞軍報告說：『這一帶三四個月都沒有八路軍底影子了。老百姓不敢私通八路，八路軍在老百姓家吃頓飯都不容易。……』敵人小隊長聽了很高興。『可是，』僞軍繼續的報告，又把小隊長底高興打回去了。『我們從大劉莊往回走，却

遭了突然的伏擊：丟了八條槍，七個人被俘了。我和「太君」逃出來，想再回大劉莊看看，不是有甚麼動靜？不想村裏依舊靜悄悄的，「太君」却叫人家當八路打死了！」

小隊長聽了很氣憤，一下子跳起來：「不要說啦：打伏擊的穿的是什麼衣裳？」

「月亮地裏看得清楚，」偽軍沒敢遲疑，也沒敢編造，就據實地說：「穿的和我們隊一樣一樣，是黃綠色軍裝。」

「奇怪，是那個碉堡的呢？」

小隊長納悶了。像在葫蘆裏。像在鼓裏。

「『皇協軍』打了八路的埋伏。」大劉莊一帶，口頭傳說；但到底誰打了誰，老百姓底心裏却和徐鳳底心裏一樣，大家都是雪亮雪亮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一 罈血

齊子修底兵有兩套服裝：一套瓦灰色的（國民黨底），一套草綠色的（皇協軍底）。有兩種番號：是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保安十一旅，又是日寇和平治安軍二十二師。『齊子修底隊伍，到底是什麼隊伍？』有人這樣問他的高級參議張伯禹；張伯禹回答很乾脆：『一子二爺，兩系傳家』。

齊子修從來不打日本。相反，日寇『掃蕩』過的地方，他去貼告示，替日寇安撫人心。有一次他把告示貼在荏南大關莊，被一個村裏的老先生在告示上用大筆批了兩句話：『日本鬼殺人放火，國民黨出榜安民』，恰道出老百姓心裏的憤怒和齊子修真正的身份。

國民黨底山東省政府，給齊子修電報說：『抗日鋤奸，不能同時並重，亦不能同時並舉』。齊子修就專打堅決抗日的八路軍。但是，又沒有那種本事。國民黨底山東省政府就派機要秘書李曉曾，到日寇駐聊城的司令官中野谷那裏，替他打通賣國關係。於是，他每次壓

權屠殺那一帶的老百姓的時候，就都有了侵佔博平的日寇粟井部隊背後的指使及密切的配合了。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齊子修打博平沙區的關莊。

富庶的沙區，出產豐饒的小麥和棉花，野坡裏修齊的棘針點綴着平沙峯起的沙壟，縱橫交織，劃成天然的阡陌。樹林遍地，春夏天南北二十里，東西三十里，常是一片蒼蘆。這是常莊、楊槐莊、關莊三十多個村莊人民底美麗的家鄉。

保衛這美麗的家鄉，沙區一帶的村莊都自動組織的有抗日自衛隊，打退了幾次敵人底進擾；他們底口號是：『鬼子來了打鬼子，漢奸來了殺漢奸』。於是粟井和齊子修怕了，要『根絕匪共地下勢力』。就在十月十四日向關莊進攻。事先他們用國民黨底名義通知關莊，說自衛隊是非法組織，限三天把槍和領導人一律交到『十一旅部』。並且每畝地要攤十元偽鈔的『抗日捐』，沒有偽鈔要用糧抵。老百姓說：『繳槍就是送死，要糧就是要命』！關莊對國民黨底通知沒理。這樣齊子修底隊伍就來了。

這次他們打的是「治安軍」旗號，穿的是草綠色軍裝。

兩個營。夜半包圍，拂曉進攻。關莊的自衛隊都在寨牆子上迎接他們。但因為武器不濟，被敵人突破了東北門，戰鬥很快就轉成了巷戰。巷戰裏「治安軍」第一營營長李秉貴帶人跑到最前頭。在村當中，他正想找一個「立功」的機會，遠遠看見有二三十個自衛隊員，恰巧零零落落跪在一座場園的圍牆外邊。都兩手平舉着槍。他不禁大聲罵道：「媽那個屎，不打不拉，早投降不完啦！一定要叫大爺們辛苦這一趟！」但他心裏是高興的：沒費一粒子彈就繳獲二三十桿鋼槍。於是他絲毫沒有遲疑，笑嘻嘻地帶兩個連過去收槍。兩個連的兵士彷彿也很得意，因為打仗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這樣順利的。各人用輕鬆脚步大搖大擺地就跟上去了。

自衛隊這邊二三十桿鋼槍底主人，的確都跪在地上，領頭跪的是二中隊長葛長環。葛長環為人憨直，遇事說幹就幹。他又精明細心，每次幹的事都有他底盤算。他叫大家平舉了槍跪下，槍裏却壓上頂門火了。所以當李秉貴兩連人走到跪放距離剛剛合適的時候，一排槍就嘩地聲響了。李秉貴的隊伍彷彿不是去收槍，而是去迎接子彈，一下就擦到了二十多個。

李秉貴沒倒，他領着他那一羣，像受驚的老鼠一樣亂竄呢。但是竄了幾步，剛繞過場園底拐角，只聽原來鴉雀無聲的場園裏邊，忽然哇的一聲擁出了黑鴉鴉的人羣，響起了像海濤

一樣的怒吼：『拚也是死，不拚也是死，全村的弟兄爺們！誰要是不拚到底，誰不是他爹揍的呀！』五個，十個，一百個……有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有攬着鬍子的老頭，也有尖銳的喊聲裏還帶些稚氣的十四五歲的孩子；凡是拿得動武器的男子都來了。橫豎擺動的紅槍，像狂風吹動的一地高粱；明晃晃的切菜刀，結結實實的白臘杆子；凡是拿得起來殺得死敵人的武器都使用了。

『我叫你繳槍！』首先向竄過來的敵人動手的是一位六十來歲的老人。他只把紅槍使勁一戳，又帶勁一挑，就把一個『治安軍』挑死了。那老人蒼白鬍子，精神很飽滿，不太瘦，一副很慈祥的面相，提起來沙區一帶沒有人不愛戴他，尊敬他的。災旱年很多人受過他的賑濟，荒亂年他也常領大家守寨子，打土匪。他是老歲貢，歷來辦團練的老團總葛富生老先生。那個被挑死的是誰呢？就是那個穿草綠軍裝的營長李秉貴。

勝利一開頭，勝利就繼續下去。

關莊的鋼槍和紅槍，自衛隊和老百姓，密切地配合了起來。一個瞄準了敵人底下身，勾一下槍機：『這是他娘的糧食！』敵人跟了罵聲就有的倒下去。又一桿紅槍向敵人底心窩一指，『送你一筆款子！』敵人就是不死，也離死不遠了。

最劇烈的戰鬥時間並不久，只三袋煙的工夫就慢慢結束了。關莊也不是沒有傷亡，但潰

退的是「治安軍」。留下了七八十具屍首，百十來條槍。

三

天氣已經很涼了。關莊附近的棗樹湖落得光禿禿的，村裏幾棵古老的槐樹，也只剩了稀疏疏幾片枯黃的葉子。西風一吹，樹葉就悉索抖動，關莊巡夜的兄弟們也不覺打一個寒噤。夜是慢慢長了。這幾天關莊，常莊，楊槐莊，又不斷和草綠軍裝的敵人有接觸，隨時都得加緊戒備，所以巡夜的人是很苦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這一夜倒還平靜，風沙不大，狗咬的不厲害，村裏的婦孺老少都好好睡了一覺安穩覺。可是，鷄叫了兩遍快天亮的時候，隣村的狗都狂吠起來，關莊也跟着驚醒了。巡夜的人都上了牆子，警惕地監視着四方。

慢慢天色乳白了，亮了。注意望着的草綠色的敵人並沒來，倒是從東，北，南三面來了三路穿灰色軍裝的隊伍。隊伍不整齊，但裝備很像樣：輕重機槍不少，從南而來的那一路還拖拉着一門鋼炮。「這是什麼隊伍呢？」很少離開過沙區的關莊自衛隊懷疑起來了。

「不管什麼隊伍，「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先打驢的再說！」莽撞一點的自衛隊員沉不住氣了。「別忙！」中隊長葛長環連忙制止說：「別打錯了人。」

正猶疑着，「嘿！青天白日！」有人看見了走在最前面的尖兵底帽花。

「我說別打，是國民黨底隊伍嘛！」

自衛隊員們提着的心輕輕放了一下。但他們不敢大意。因為瓦灰色的隊伍還在繼續向寨牆移動，並且和草綠色隊伍一樣逐漸把關莊包圍了。自衛隊跟着包圍圈的步步緊縮，心情也步步緊張起來。可是他們不敢先開槍，怕錯；也存着一個唯一的希望：「誤會了罷，國民黨不會打我們吧！」一邊悄悄地通知全村準備，一邊向圍寨的隊伍問訊：

「老總！誰的隊伍啊？」

沒有回響——一種突然的沈默，倒使在牆子上的葛長瓊有些着慌。他拚命的再向下大問一聲：「你們到底是誰的隊伍？」緊跟着這句和一句回答：「齊旅長底！」轟隆一聲，南路的鋼炮已經響了。炮彈飛過寨子落到西北川去。

「我操你底祖宗！」葛長瓊知道受騙了。

「兄弟爺們，拚呀！」他氣急得喊聲裏含着熱淚。

是的，關莊受了騙。

經過幾次失敗，齊子修惱羞成怒了。這次他請求日寇聚井的配合，來再打關莊，全部博

平的鬼子都出動了。穿的是和「保安十一旅」同樣的瓦灰色軍裝。鋼炮也是博平調來的。好威風啊！一面中國國民黨「保安十一旅」的大纛下，一羣日本強盜和供強盜呼喚指使的走狗正奔逐叫囂，忽趁着天色還沒有大亮的時候，來偷偷地像賊一樣消滅這周善良的愛國的中國村莊。

闕莊受騙了。婦孺老弱沒有轉移，食用東西沒有埋藏，連一百四十幾支槍和使用這些槍支的自衛隊都沒來得及撤退。當他們知道死亡正籠罩在頭上的時候，全村會發生了一陣慌亂。婦女和小孩子的哭了，但等他們已經知道非死不可的時候，全村反而又平靜起來。

他們沒有膽怯，他們還是迎敵了。

但是寨子被鋼炮轟開，他們被俘了。

「俘虜」們受的是這樣待遇：女的——十二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婦女，都被集合在那座打過埋伏的場園裏。沒出嫁的閨女，新娶的媳婦，生過孩子的母親和年邁龍鍾的老婆婆，被分成四類，站成了四堆。那些強盜，也按軍官，連排長，士兵，伙馬夫的等級，由特務團團長單福生指揮着進行姦淫。單福生站在一個矮矮底草垛上，扭前擺後的臉上掛了一種猥褻獸性的猙笑，用無恥到只有他那樣的畜生才能够說得出來的話，像講演似地他說：「你們肚子裏都是八路軍種，現在我們來給你們換換國民黨種……」。

閩女和媳婦有的被拉去四次，五次。

老賁生萬富生底孫女才十五歲，一個漢奸排長硬要把他拉去強姦。小廣女底母親跪着求饒：『老總！他還小……』——『小？用刺刀割割！』是『排長』的回答。（後來，『誰要當十一旅底兵，誰家的閩女就叫刺刀割過的！』成了這一帶老百姓中間最流行的警語和誓言。）

男的——

青年壯丁，都被用槍逼到東門外。那裏擺了四把鋼劍。沒有審問，不要口供，凡是使用鋼槍的結實些的小夥子，都一律上了鋼。劈腰兩斷，一連測了八十二個！

鮮血流在大路上，直流了半里路長。

頭、五臟，不讓埋，被血淋淋的掛在那一帶光禿的棗樹上。淒涼的西風裏任鷹和烏鴉着啄食。『十一旅』底政訓處長張占鰲，在強迫召集來的羣衆大會上，用鞭子逼着嗚嗚咽咽的老百姓參觀，宣揚他們的『功德』，威嚇附近的人民！

唉！老百姓就真的這樣戰敗了麼？

四

老百姓沒有敗！

葛長環也是被俘虜了的。他沒有當場開劍。被拉到博平城裏去。要大卸八塊。村裏湊四萬元把他贖回來。左膀子却已被砍掉了。人是半死。砍傷醫好，他絲毫沒有遲疑，帶了幾個未死的關莊青年，他探訪着參加了八路軍。

『用右膀子替左膀子報仇！』是他的誓言。

葛富生老先生在那個最悲慘的日子裏，瞅機會用一個白磁罈子裝了滿滿一罈血，焚了香磕了頭，他把它放在葛家祠堂裏。每逢初一、十五，他便虔誠地去祠堂看看，多皺的肅穆的臉上，每每是老淚縱橫。

一九四〇年秋天，關莊悲慘的日子過去了快一年了。八路軍到沙區一帶開闢工作。一個漆黑的夜裏，偶然路過關莊，老百姓不知怎樣估計隊伍會走那條路，他們半夜就在漫坡裏等着。有提着酒壺的，有拿着點心的，有籃子裏捧着包子饅頭的。兩旁都是敵人底據點，隊伍沿着漫地走。老百姓探問明白了的確是八路軍，便紛紛摸索着拉住那些戰士底手，往戰士們懷裏揣包子、塞點心。小聲地但滿腔熱忱地說：

『你們怎麼纔來！盼您盼得好苦哇！』

那夜，葛老先生把八路軍請到家裏，開了祠堂，集合了全村的子姪老少，他焚了香，虔

誠地搬出那一罈子血來，告訴他們說：『這是去年己卯年十月二十八日咱莊裏老百姓淪的血，咱們都記着報仇，可是仇還沒有報！』——稍稍一停，忽然他矚目光彩的兩眼著意地注視着那個白磁罈子，提高了一點聲音，嗓子因感情激動而微微顫抖着：『兄弟爺們！你們底仇能報了！救苦救難的八路軍來了！……』

又是滿臉縱橫的老淚。

但是，淚裏含融的是興奮，感激和喜悅。

——老百姓最終是要勝利的！從那以後，博平沙區慢慢由游擊區發展成了八路軍和老百姓的抗日根據地。而齊子修則公開投敵，成了死心塌地的漢奸；他活着被日寇像狗一樣使喚，最終也要像狗一樣死去的！

一九四四年。

文件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敵人還沒在南北侯貫安釘子（據點）以前，發生在冀南四分區反掃蕩中間的一件事情。

一

青年連底指導員帶彩了。槍彈打在左胸。鮮血透過紫花布小褂向下流，按上手去，便從指縫裏流，無論如何也止不住。通訊員站在他旁邊，想攙他起來，不想竟那樣沉，怎麼也攙不動。這個孩子還年輕，經歷少，被這事嚇呆了。急的直跺腳，汗珠像雨點一樣滴落。

「指導員，你忍着點，我攙你回去，你需要上藥呢！」

「不要！」指導員說話雖沒有氣力，但人是清醒的，「也不要害怕。啊？」他伸手向左邊口袋裏掏出一捲紙來，聲音輕微地，但清晰地繼續說：

「你趕快回去，告訴連長說快一點轉移！敵人就要上來了。」

「我不，指導員，還是我攆你一道走。」

「不要管我，戰鬥要緊！」指導員底語氣是懇切堅定的。

「要不，我和你一道在這裏……」

指導員彷彿沒聽見通訊員底話，把手裏的那捲紙遞給他：「這是連上的伙食賬。司務長給我看，我沒來得及還他，回去親自交給他。說我看過了。教他好好地工作。他是很辛苦的……」他稍稍喘一口氣，又補充一句說：「這關係全連底生活，全連底戰鬥情緒哩！」

通訊員底眼淚撲簌簌地就落下來了。

「爲什麼不走？」

通訊員像僵了，在遲疑着：「我不能走！指導員。」

「怎麼？你沒聽見敵人底槍聲越來越近了麼？你能一連打死三個鬼子，我知道你好；但是他們是八百人啊！還有馬隊。你一個怎麼打得贏？……我又——」指導員底聲音變得弱了。

沉默——拂曉的曠野裏吹着熟麥的微風。

指導員閉了閉眼睛。彷彿疲倦了，想休息一下；但忽而又振奮地抬起頭來。看見通訊員還呆呆地躊躇地站在那裏：

「你怎麼還不走？」

「我——」通訊員泣不成聲了。

「你不知道我沒有力氣嗎？」指導員似乎生了氣。「想想，我一個人要緊，還是全連底性命要緊，還是革命的事業要緊？……」

通訊員答應着：「嗯——可是？」

「可是什麼？回去！這是我底命令！這是你的任務！」

這幾句話止住了通訊員底眼淚，他要說話，又用力地嚥下去了。——「敬禮！」那麼一個嚴肅的姿勢，充滿了一種堅強的克制的力。

「指導員底槍呢？」臨走通訊員這樣問。

指導員底回答是簡單的：「我底槍留着，我要把最後一顆子彈送給敵人，不能就留給自己。」

通訊員毅然地走了。「多麼好的同志啊！」指導員望着他匆匆逝去的背影，自言自語的

說。

一一

指導員躺在道溝裏。他腦海裏掠過了這樣一個意念：

「戰鬥，戰鬥，生活是多美呀！我多麼想活！」

但是敵人底槍聲和馬蹄聲却愈逼愈近了。

指導員突然舉起他一直緊握在右手裏的盒子槍來，想朝着敵人底方向，實際是朝了自己底太陽穴，扳了一下槍機。槍沒響。這時他記起子彈早已打光了。他驚悸了一下，於是立刻把槍遞到左手裏，便用右手拼命挖掘泥土。手一用力，傷口便涓涓流血；手一用力，傷口便涓涓流血。很吃力，很痛苦的樣子。但是他緊閉着的渴得要冒煙的嘴，和緊緊鎖着結的眉頭，却顯現出一種堅強的意志。

他把槍放在挖好的土凹裏；略一沉思，彷彿想想還有沒安置妥貼的事情沒有，一霎，像猛然記起，便又用顫抖的左手從右邊口袋裏摸索出另一疊紙來，也急遽地按在放了槍的土凹裏。然後困難地掩蓋上些土，像了結了最後一件心事，兩手一鬆身子沉重地壓在了土上。微

弱地喘息了一會，他昏了過去。不過一剎那他又清醒了，他用手指撕開衣服，更靈癩地用手指撕了撕傷口。傷口一撕，血便橫溢地流出來。血流沾濕了泥土，濕透了他身子底下的土，成了一片殷紅。

最後一息，『來吧！我是勝利的……』像口裏的囁嚅，像意念的閃爍，像神經底一個輕微的顫動。似乎有聲，似乎無聲地在空中游漾着，愈激愈縹渺，愈遠。

而他紙白的臉上浮着的是勝利的微笑。

三

通訊員回到連部，連部恰好還有足夠的時間轉移。知道指導員掛彩了，連長一面準備戰鬥，一面立刻派了一個班交通訊員帶着去救護指導員。臨走，連長再三叮嚀：『無論如何，要和指導員一塊回來。』

出發的人出發，太陽剛剛露頭。太陽一竿子高的時候，北候貫底一個老農民孫老漢顫顫巍巍地趕來了。打聽出連長底住處，一進門就喊：

『我要親自見連長……』一聲調裏透露着嗚咽。

『老爹爹！』連長聽見聲音就趕忙從屋裏出來，他感到有一種不幸的預兆。『有什麼事要你老人家自己跑？這樣人慌馬亂的！』

『給！』孫老漢遞給連長一個用手巾包紮得嚴嚴的小包。『人慌馬亂？老命不要，我也是要來的。』——連部過去住過孫老漢底家，他是把青年隊底小夥子當作子弟看待的，那是隊伍底一位慈祥的老爸爸。

解開手巾，連長楞住了。臉色有好一陣蒼白。半天纔握住孫老漢底手說：『老爹爹，這是怎麼的？』

『清早，看看鬼子過去了，我攆着糞筐想跑回家去看看，不想碰見有人躺在我地邊的道溝裏。混身是血。我當是誰，走近一看是指導員。我罵我底老花風淚眼，一定是看錯了；可是待我擦乾了淚。分明看見指導員要和我說話的樣子，唉，還是那麼善和！……』孫老漢底叙述，因為哭泣有一霎中斷了。『我向村裏走，可是我這兩條老沒出息的腿，老是發抖發軟，我喊六月他爹，我底喉嚨又偏偏不聽使喚！……好歹，來了人，把指導員拾起來。這不是，看見土凹裏埋的這槍，這紙。紙都叫血浸透了。……』

他哽咽地說不下去，最後纔又掙扎着問道：『連長這可怎麼好？』

文件，連長已經打開了；那是五月反敵人搶麥『掃蕩』的作戰命令。還有一紙支部底決

議。他很感動，說不出怎樣安慰孫老漢的話。但是，終於是戰爭裏久經鍛鍊的，他還是抑制了情感，說：

「老爹爹，住你的，吃你的，傷了還要你來照管！」

「那裏話，都爲了打鬼子。」

「指導員呢？」

「我已吩咐家裏裝殮了。郭五底壽棺，我底壽衣。村裏人都來幫忙呢。就埋在我祖林的旁邊。不要操心！只要把這個（指槍和文件）收下，還是領咱老百姓齊心打鬼子！」

「是，老爹爹，我要替指導員報仇！保護咱們鄉親！」

四

激昂，悲憤，肅穆，交織着南北侯貫軍民底一片戰鬥的赤心。那一年這一帶麥收是豐饒的，麥田裏留下的是敵人一次次搶麥的慘敗和反「掃蕩」中敵人大批的死亡。

『調皮司令部』

這是武城戰鬥底一個尾巴。

打武城，是一個勝利的戰鬥。二百多俘虜不說，光搬運勝利品——四百五十包棉花（每包二百四十斤），三百二十枝槍，十幾大車彈藥……——就到雞叫還沒搬運完呢。黑古隆咚的夜裏，走三四里路，十月二日已是初冬了，還要過一道衛河（運河）纔能到根據地，就算有千百成羣的老百姓幫忙吧，也還是够忙火的。

東西沒搬完，部隊却已不能不撤了，敵人駐德州的水陸警備隊正開了汽艇經鄭家口趕來增援。他們是一百五十個人，有兩門小砲，兩挺重機槍，八挺輕機槍。而交織在清和、夏津一帶又都是敵人底公路網啊。

我們大部隊撤回，留下一排人作掩護。這一排人，由兩個班守住渡口，好搬運東西。另一個班，由劉副排長帶去兩個戰士圍城邊偵察，就便再看看這被敵人統治了四年剛剛解放的城裏的情況。餘下七個，由副班長帶着離渡口三里五里，在河邊通城裏的要道警戒，任務是

於必要時打麻雀戰，拖住敵人。

副班長叫李二黑，纔十六歲。是班裏最小的。但最大的也不過十八歲。都是些聰明的又非常調皮的孩子。裏邊有一個綽號「調皮司令」，叫小黑李子。平常有點懶，不太愛學習，但學啥却快，記一筆好日記；不太願意放哨，但放起哨來却又最嚴；嚴重關頭，無論誰，那怕是指揮員也得問清楚纔能放過，又有一個綽號叫「調皮參謀長」，不很講衛生，生活上有些拉里拉塌，愛開玩笑，拉胡琴，也最愛說俏皮話。有時指揮員批評他，他不服氣，用食拇指上下比量着：「哼！你這樣大點小幹部還批評我！」——因為他們都是窮孩子出身，軍齡都在三年以上，可以說都是在部隊裏長大的，又有幾個常過勤務員、通訊員，見的人多，經的事廣，只要大事抓緊，小的地方他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小班長帶了這樣幾個調皮鬼，領導是不大容易的。再加上班長也不那麼老練，領導方式上多少有些毛病，表面看起來他們就多少有點像不團結的樣子了。經常在宿營的地方，一進他們屋子，告狀的就特別多：「他調皮！」「他才調皮呢！」指手劃腳，嘻嘻哈哈，嚷成一團。——這種戰鬥場合，本來是不敢給以單獨任務的。不過這次身邊沒人，而他們一向在正經事上不含糊的作風和對敵鬪爭中的勇敢與機警，確證他們不會誤事，出漏子，才使副排長下了分派他們的決心。

王小馬，這班裏另一個十七歲的戰士，就是榜樣。平常看來鳥兒郎當，張長李短說話不

能再多，生活細節也滿不在乎。但一聽打仗，第一個跑到頭裏的就是他。那次徵求奮勇隊他總是首先報名。別人遇事批評他，他總說：「別吹牛皮，打仗的時候咱們見！」事實上也的確是這個樣子。一九四一年一年，他自己得了敵人九枝三八式步槍。只百團大戰，破擊德石路，在東西高村戰鬥我們奪獲敵人八八式野砲（九匹騾子拉着的）的那次，他一個人就繳了敵人兩枝三八式。他慣常一遇見有利的機會，就機動地行動起來了。打冀縣的一次，就是在敵人混亂當中轉眼不見了的。那麼一個結結實實的矮胖個子，在敵人的空隙裏鑽來鑽去。隊伍集合快走了，排長爲他着急到快要生氣的時候，他却背着三枝步槍滿頭大汗地趕上來了。爲他單獨行動批評他吧，看他笑嘻嘻勝利的樣子，彷彿那種機動又正是值得發揚的。排長笑笑，大家都給以歡迎和鼓勵。

這個×連六班（他們底真正番號），「調皮司令部」（在開玩笑的時候，大家這樣稱呼他們），模範班（後來因學習戰鬥的出色而榮獲的徽號），由十六歲的李二黑帶着，接受了警戒任務，出發了。他們真高興，像初當家的兒女似的，一滿正經起來了。嬉笑扯皮的心被嚴肅的工作擠得無影無踪。彼此從踏實的步伐，從振奮的表情，從偶爾在暗處一閃的眼光裏透露的堅定的意志，都表現了他們互相信賴，互相團結。「看吧！我們要完成一件光榮的任務哩……」彷彿都說了這麼一句同樣的話，便在黎明前朦朧的煙霧裏消逝了。

他們是出發了。在渡口負責指揮的團長却並不放心，他一邊督促着加速搬運物資，一邊不時的向武城和他們出發的方向遠遠的諦聽眺望。像送考的教師：『他們會及格麼？』在心裏不斷地這樣問着，又肯定地自己回答着。

天快明了，東方已漸漸發白，勝利品還有四十包棉花沒有過河呢。這時遠處傳來了一排炸彈聲，和不久以後一陣密集的機槍聲。團長不由地一驚：『糟糕！一定是六班和敵人接火了。』有些擔心：『他們不會硬衝吧？』但想到出發時給他們的任務分明是『打麻雀戰』，也就沒打算派人增援（跟前也實在沒人可派）。就一壁信賴着那班調皮孩子底機智和勇敢，一壁佈置拆毀那九十隻木船所搭成的浮橋。

一隻木船剛拆除拾向對岸，從武城那面劉副排長回來了。背了一個戰士，那是被漏網的敵人放冷槍負傷的。另一個戰士打着掩護還落後幾步。會合了就好，受傷又是打在腿上，並不太重，大家算了却了一樁心事。另一心事就專牽掛在李二黑那七個人的身上。

『你看是他們來了麼？』幾百米達開外已隱約看得見人物底活動了，團長凝神地望了一會把望遠鏡遞給了副排長。

『毬事啦，怎麼只五個？敢又是掛彩啦？』副班長像母雞辨認雞雛那樣，老遠就看出是他們，不過背着的，拾着的，却使他心裏浮上一層『不幸』的暗雲。

原來，正當那個十六歲的班長和六個年輕的戰士，一齊警惕地向北走着，走不到三里地，忽然遇到那一百五十個鬼子上陸了。由於黎明前的天色，由於倉惶與疏忽，鬼子並沒有發現他們；倒是他們先從蹣跚跚跚的脚步聲，再從朦朧朦朧蠕動的人影，發現鬼子正順着他們這個方向前進。可是等辨識清楚，鬼子離他們已只五十米遠左右。這時小班長可難住了；打麼？那是送死；不打麼？難道等死？『咋辦呢？』他機警地下一個決心，小聲地但堅定地命令六個戰士說：『臥下，不要暴露目標。』

這裏是靜靜地臥下了，連氣也不敢喘，那邊敵人依然蹣跚跚跚地繼續前進。『他媽的，老子算給你泡上了！』小班長有些焦急。但三年的戰鬥經驗穩住了他，並不慌張。他想的是怎樣拼，或者是怎樣犧牲。

鬼子進到離六班十多米遠的地方，有計劃地，又像忽然地停住了。『敵他狗日的發現啦？』戰士們一個意念閃過，都自動地把手榴彈揭去了保險蓋，勾住了拉線。鬼子停下，把重機槍都架起來，又彷彿沒發現，而是在休息；不，在附近教帶來的伙子挖工事呢。『狗日的，倒計劃的長遠！』小班長腦子裏這樣一轉，緊接着就使盡氣力地喊了一聲：

『衝啊！』一排手榴彈朝鬼子坐的最密的地方扔過去了。

倒下就不再起來的是十四個鬼子。少腿缺胳膊受傷的也五六個。

「連長！前進啊！」小班長站起來大聲喊着：「從右邊包圍啊！……」像真有那麼一大隊人馬在後邊預備着一樣。

鬼子措手不及，一聽可慌了。重機槍也不要了，兩箱子彈也丟了。都拼命地又開兩條短腿向回跑。這裏七八個人，班長和兩戰士就趁空奪得了那挺重機槍。「調皮參謀長」和另一個戰士一人搶了一箱子彈。王小馬兩人掩護着就往南作勝利的撤退。等鬼子跑到百十米遠停下來用輕機槍反轉掃射的時候，這裏相去已有相當距離了。

「我們還是把機槍子彈埋起來……」班長不管背後亂飛的槍彈，心裏估計着：浮橋撤了，十月裏一人多深的水是不容易過的。急切不能會合隊伍，只好執行上級的指示，留下打游擊。一邊加快脚步，一邊就和他底六個戰士商議。

「毬」，「調皮參謀長」又提出他底主意了：「我們要和重機槍共存亡！拼命我們也得把它抬回去。好容易——」

「對，說咋辦就咋辦。」本來就是徵求別人意見的，班長聽了也同意了。

鬼子底輕機槍打得雖密，但有武城戰鬥的餘畏，加上情況不明，並沒敢深追。

「調皮司令部」且打且走，是全部回來了。回來的情形，正像副排長在望遠鏡裏看到的：前邊五個，背着的，是兩箱子彈；抬着的，是一挺嶄新的別亮的三八式重機槍。後邊，

在還不太亮的晨光裏不容易一眼望到的遠處，還有兩個，那是按戰鬪規矩留下的掩護部隊。王小馬是裏邊的一個，帶一副長板坡上趙子龍底神氣。

他們和部隊會合了，團長和副排長歡喜地迎接了他們。未拆完的浮橋伴了船下汨汨流水等待着他們。

南泥灣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響應着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的號召，我們革命軍隊經過春天競賽開荒和播種，南泥灣荒野變成了良田；經過夏天突擊鋤草和戰鬥中辛苦的經營，南泥灣長遍了蓊鬱的稼禾。現在是秋天，成熟和收穫的季節；南泥灣，正滿山遍野瀾漫着一片豐饒的果實。

南泥灣有羣山環繞。眼望不斷的山巒，恰像海洋裏波濤起伏；有密林大樹，噢不盡的野菜：野杜梨，一顆像一撮菓子醬；甜美多漿的野葡萄，還有山裏紅，野林檎……。大樹可以作樑作柱，作建築木材。純樸的農家，家家呈現着一種安樂氣象：婦孺老人都喫得紅紅胖胖的，透露着飽暖健康的顏色；村邊散放着牛羊，屋頂窰前堆滿了鮮紅的辣椒，金黃的包穀，碩大的南瓜。軍隊和人民像一家人似的親切，遇到旅長，一大羣人又笑又說的問：『司令哪噠去？』這裏是繁榮而又熱鬧的，像朱總司令說的是『花花世界』！

據說一兩百年前，南泥灣曾經繁盛過一個時期，山廟裏殘碑記載，說這裏曾有過街市，後來滿清專制，造成的民族牢獄，逼得陝甘回民羣起暴動，這一帶的居民才紛紛逃難，奔走他鄉；在這裏新開窖洞的時候，會開到過舊窖，裏邊古老的怨鉢傢俱還歷歷可辨，想是那時居民一聽亂信，連收拾都來不及，就慌忙逃跑了，情景該是很慘的。自那以後，這裏田園就交給了荒野，窖洞房屋任風雨侵蝕倒塌，日久年遠，就遍地是蓬蒿，遍地是柞林亂樹，成了豺狼野獸的巢穴，成了土匪強盜出沒的場所。

我們革命隊伍，八路軍，到這裏屯田，是一個翻天覆地的革命事業。自己動手，從榛莽叢裏開出道路。會必須露宿野餐，就荒山坡上開窖洞，蓋房屋；從燒石炭，燒磚瓦，伐樹解板，安門窗、梁柱，以至釘頭木楔，置備桌椅傢具，無一不是自己動手，終於有了合適的住處的。住處安置未完，就開始墾荒種田，朱總司令說：『生產與戰鬥結合』，這開荒正是一場劇烈的戰鬥：征服自然，而又改造自然。

開荒計劃每人六畝，起初是首長號召，以身作則，隨後變成了羣衆突擊、競賽運動。兩位團長底手上會兩次三次地磨起了泡。一連、九連出現了一天開荒五畝的『吳滿有』式勞動英雄。最後，紀錄打破到這種程度：每人平均開到二十畝、三十畝！走到無論那個單位聽聽，都是一些驚人的數字：二營一個連開兩三千畝，『美洲部』二萬畝，一個模範排長，一

個人開了四十畝。保證每天是一畝八分到二畝。迷信的人會說：「這怕有神靈幫助吧！」但我們革命者要告訴他：這是集體主義的威力，是革命的英雄主義！

現在的南泥灣：上下屯直到九龍泉，一連二三十里都是排列整齊的窯洞。窯裏窯口用石灰粉得雪白。列在山脚下的房屋頂上泥了白堊，或蓋了青瓦；一條山溝，成了寬闊綿長的街衢。山溝溪流的兩岸，自然修齊的樹行，伸展着清幽的林蔭路。另一處有造紙廠、木工廠、鐵工廠。造紙廠，用馬蘭和稻草造紙，足夠戰士學習及辦公應用，還有多餘的用來抄書報讀物；木工廠裏造着精緻堅固的桌椅、風車、紡錠；鐵工廠造鐵銑、鏢頭、各種農具，也打鋒利的梭鏢，給羣衆以保衛邊區的武裝。又一處有開市：三十戶至六十戶的商家，有合作社，也有私人營業。他們每天早晨把街道掃得乾淨利落，照來攘往的軍人和農民，親切的招呼着。呈現出一種蓬勃活潑的氣象。——再轉一條山谷，在一處突然開濶的盆地巍然聳立着一座樓房，那是一個休養所。建築都照科學方法：壁爐、陽台、通氣道，各種設備都是現代化的。這是屯壘的戰士們自己動手爲我們休養員們建造的。從設計，取材、燒磚瓦石灰，到壘牆架柱，鋪地板，安門窗，完全出自戰士的心裁與勞力。這是革命戰士愛護自己階級戰友的表现，是精神，行動團結一致的典型。

現在的南泥灣：水地種稻；山地種麻，種菜蔬，種菸葉；山地種穀子、糜子、洋芋、雜

糧。還沒開墾完的水草豐茂的地方，就是天然的牧場。稻田傍着清溪，一路蜿蜒迤邐而去，恰像用黃綠兩色錦線鋪繡而成的地氈。沉顛顛的稻穗，已吐露了成熟的顆粒。論麻，只『美洲』就種了四千畝，麻子可收三百五十石至四百石，估計榨油兩萬斤，燈油足夠全部自給。二營種的，每個戰士可分五斤麻，足夠打三四雙草鞋。論菜蔬，長得茶盤般大的大宗洋芋不算在內，只南瓜，辣椒，茄子，西紅柿，每班戰士門口都紅紅綠綠的堆滿了。其他秋白菜、蘿蔔、葱、細緻些的如芹菜、芫荽、茴香，還都長在地裏。賀營長說：『戰士們一個班像一個小家庭，除了全團，全營大家的種植而外，他們還各有小單位的經營。利用整訓閒暇，分工勞動，你種菸，我種辣椒，西紅柿，他種西瓜、甜瓜。我們戰士今年每個人吃了二十個西瓜呢！』×團裏，戰士喫西瓜沒有這樣多，每人只喫了十四個，但每人却又外加了一筐甜瓜！

穀子、糜子是部隊主要的食糧，自然也是主要的生產。因此在南泥灣，只要抬頭一望，滿眼都是穀子、糜子，畝數是沒有方法確切統計的。穀子長的好，大多是齊腰那樣高，穗頭大的一尺六寸，普通在一尺左右。糜子稍差，因為正當應該鋤草的時候，部隊開到前方，以致失了農時。但估計收穫，成績還是可觀的，某營四十二個勞動英雄，每人可收八石糧，在營部正修下了可盛一千八百石的米倉。今年部隊糧食全部自給是綽綽有餘的。目下，各部門

準備秋收已鼓起了熱潮，處處都預備齊了扁擔、繩架、鐮刀；修好了筐篋、地窖、倉庫（倉庫怕招老鼠，都填了石灰，又鋪了木板；糧食怕潮濕生霉，倉底下特別預備了火坑）。一個戰士王子耕在他們班上的牆報裏寫着：『秋收要注意兩點：不要糟蹋一粒糧食，用突擊的精神來完成：』從這裏可以看出戰士對秋收的熱誠和信心。

農業生產外，有工業生產。捻羊毛線在普通經常地進行着，每兩捻到四十丈以上到八十丈，每斤按成品的質量，分別被給四十、一百到二百元的獎金。每人繳了四斤羊毛的毛線，到今年陽曆年底，就可都有一身黃呢子軍衣。此外，績麻、編筐、打草鞋，用樺樹皮製玲瓏的飯盒、菜盒、墨盒，各有熟練的枝巧。

除了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還有牧畜。每個部隊單位左近常常有成羣的牛、羊、馬匹。牛不穿鼻，馬不繫轡，就那樣無拘無束地啃草、飲水，用尾巴打着蠅虻，呼嘯奔逐，怕不有些遼闊的草原味道？關於養豬，這裏部隊研究出了最好的科學方法，豬臥的地方要乾燥，（特別打了密，鋪了木板），散步的地方，大小便的地方，餵食的地方，都隔了木柵欄，分的清清楚楚；爲防備狼和豹子，周圍又打了土牆。因此，戰士能保證，每人每月吃大稱四斤肉，現在軍隊首長又提出了號召：今年年底要做到戰士一人一隻羊，兩人一口豬，十人一頭牛。張團長說：『我們一定要完成！』有誰驚訝地說：『這不都成了「地主老財」了麼？』是

的，這是革命『地主』，建設的是革命家務。這地主，不剝削人，不敲詐人，用地利和自己的勞力，白手起家，大家動手，大家享受，真是再好也沒有！我們每個戰士，節約儲蓄，加入軍人合作社的，三十元一股，常常有人入到三十股四十股呢。過中秋節，每個人吃到半個西瓜，三個月餅。

其實，八路軍在南泥灣，生產還是次要的，但已做到了全部自給，衣食住行，不要羣衆一粒米，一寸布，還反過來幫助羣衆，保護羣衆，成了古往今來世界上少有的軍隊。它主要的還是整訓與教育。關於習武，營房附近，處處都是靶場，投擲手榴彈場，靶場裏從早到晚都有步槍聲，機槍聲。普通戰士打起靶來都是十環，八環，特等射手，更是百發百中。投彈場裏，也是從黎明就有人拿了手榴彈練起，連文書，炊事員都參加。擲的又遠又準的賀龍投彈手，各單位天天都有發現。在文化教育方面：每個戰士都學識字，學文化。戰士差不多都能寫日記，有很多能聽講記筆記。學習模範朱占國同志就在這裏。隨便拿一個戰士郭文瑞的『練習寫作』的本子來看，就可以發現這樣簡潔樸素內容具體的文字：

『衛生員高蘇文同志，入伍前不識多少字，可是他對學習很虛心特別是在開始生產以來。

上山勞動時，大家都休息，吸煙，他一個人坐在一邊目不轉睛地看書。手裏還拿着一根小棍在地上畫字。不認識的字就把他記在小本子上，回到家臉也顧不上洗，就向指導員問字。

勞動一天够疲勞了，夜晚他還在燈光下面寫日記。從開始生產到現在，他的日記從沒間斷過。

他已經讀完了很多青年讀物：如怎樣把莊稼種好，地球和宇宙，小尾巴的故事，臨機應變，水等等。

他現在已識了二千字。日記寫的通順。他的學習是在一天一天地進步着。」

「當了三天八路軍，什麼都學會了。」副團長說。的確是這個樣子，在一個班的牆報上有一張畫，題字是「擦拭武器，打擊敵人！」竟也畫得極生動有力呢！在部隊裏文盲是肅清了。

更真切說：八路軍生產、教育，解決供給，提高質量，更大的目的是爲了戰鬪。那戰鬪是保衛國，保衛人民的。在敵人後方，抗擊敵軍僞軍，八路軍是常勝軍，是世界聞名的武裝，日本強盜聽了常打哆嗦。在這裏，抗日民主根據地，爲了保衛邊區，保衛中國共產黨的

中央，它更表現了忠誠與英勇。

去南泥灣的道路是開闢的，汽車可逕直上下，大車可暢行無阻。那是革命軍隊自己動手開闢的路。是走向嶄新的幸福的社會底路。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火焰山」上種樹

靖邊草山梁的山是乾山，沒有清泉，沒有溪流，老百姓稱它「火焰山」。山上淘四十丈下去，不但淘不出水來，反而淘出來遠年的鍋灶爐燼，灘底打幾十丈深也往往還是乾巴巴的。老百姓喫水，要憑水窖，儲存夏秋兩季落的雨水。女子問婆家，先不問牛羊地畝，先要問存幾窖水。沒有水窖就不敢問。因為缺水，所以那一帶的樹木是稀少的。一年到頭，若是沒有莊稼在地裏，滿山遍野便常是光禿露的，顯得乾枯沒有生氣。

可是，沙漠裏有綠洲，海洋裏有島，「火焰山」上自從來了白雲瑞竟也有了黑洞洞的一抹樹林。那抹樹林蓋滿了一道山溝，兩梁山峁。柳樹、榆樹、青楊、白楊、水桐、椿樹、烏柳、沙柳、家柳、毛烏柳、桃、杏、月牙、檸檬、馬茹、龍柏梢（丁香），像樣的大樹三千五百一十五株；成堆成行的灌木叢，溝溝窪窪，圪圪崂崂，散佈的都是。這一抹叢林裏是白雲瑞底村子東渠。這個村子十二戶人家，一道渠，拖了一里路長，但在村外是不見

的。因爲住家底密洞都被茂密的樹木遮蔽了。講迷信的過路人帶着羨慕和驚訝說：「這村子的風水真好哇。」不想種樹也懶得種樹的人見了白雲瑞也搭訕着：「你種活這樣多樹，我看你不是水命也一定是土命。」

白雲瑞自己却說：「我偏偏是火命。」

白雲瑞不信迷信，是說啥就幹啥的人。他最初在東渠種樹，人家諷刺他：「八百里火焰山，那能種樹？你別胡日鬼！」他不服：「怎麼能長莊稼呢？我不信不能長樹！」他封了一斤點心就到五十里地以外的盛家畔去看「崔鬼毛」去了。「崔鬼毛」是個怪人，家裏十幾棵柳樹，無論誰買，他貴賤不賣，白雲瑞就和他好好一商量，「毬，你開去。」他却輕輕易易地答應了。白雲瑞就小心翼翼地弄來了八棵柳樹栽子，三十一窩沙柳。他下定了決心，費了種莊稼幾倍的心機，一務藝就務藝活了。像沙裏淘金，他自然喜歡。從此他一年栽他百來棵樹，今年死了，明年補栽，前後一直栽了十八年。

白雲瑞，看樣子就知道是個乾淨利落的莊稼人。像一棵樹一樣，細高條身材。他不吸煙，不喝酒，他講究衛生。家裏地掃的很乾淨，東西放得整整齊齊。窗戶就是冬天也留了窗眼，流通空氣。他說從前有一個醫生告訴他：病有三種（自然不止三種）：鼠疫、瘟疫、虎疫。三種病都是吸了骯髒空氣生出來的（那時沒談細菌傳染）；從那以後他就把窗戶留了洞，

窖洞裏裏外外都保持空氣的清新。他家裏廁所離住窖三十步，豬圈驢棚也隔得遠遠的，都經常打掃，壅土，讓豬羊牲畜不生疾疫。

他愛樹也像愛家人愛牲畜一樣。栽種時選苗、選地、選栽種時令。柳樹選那皮帶嫩綠，沒有斑點裂縫，沒有黑心的頭次落椽的栽子。因為苗嫩水分大，地乾也能補救。埋的深淺，要看栽子的高低。山地雞蛋粗的低栽子比高栽子好。能栽兩季：春天清明前後（前十天比後十天好），秋天立冬前後（後十天比前十天好）。沙柳、毛烏柳、家柳要壓梢，梢梢是肥些嫩些的好。地挖尺把深，先撩老土，後填新土。白楊、青楊要帶根刨，不帶根栽不活。水桐高栽子頂上要留三四根細梢枝。椿樹起坨都都（打苞發芽）再栽。桑樹栽條子。榆樹種榆錢（揀那透熟的，滾胖的）。桃杏種核（要秋裏種，春裏種往往漚壞了不出。）月牙樹多久也能栽。龍柏梢春上栽，栽一棵活一棵……樹栽活了，白雲瑞保護它：怕牲口啃，他就在栽子上網刺針，塗豬血狗屎，抹黑烟子。怕枝枝樞樞不成材，他就料撫：春季樹未發芽，料的槎子一年可以長光，沒有疤痕，秋分寒露前後料的樹，樹葉可以餵羊。爲了樹長的舒妥，長的旺，他常把樹間的土地務的又熟又鬆。春天犁一遍，鋤幾遍，把雜草弄得乾乾淨淨。地荒了，樹也不願意活。他說：下了雨他就栽樹，不下雨他就給樹根培土，務莊稼以外的空閒時間，你老見他在樹行裏轉來轉去，摸摸這棵樹，又看看那棵樹，手裏不是斧頭就是鋤頭，

有時連飯都忘了喫。人們說他『愛樹成癖』。

整年整月地忙碌在樹林裏，白雲瑞身體健康，精神也愉快。他能唱一口好秧歌。他不識字，却能夠編自唱。一唱唱它個半清早都顯不出疲勞。年年春節，爲了吸引吟吟馬馬的人（不務正的滄邇人）不去賭博，他和村裏郭光劉搭伴搞社火，常常遍全鄉，受到大家歡迎。他們唱些戒賭、生產、教學好的曲調，演查崗、放哨、送公糧一些急公好義的故事，都收到很好的成效。今年邊區號召長期建設，他用『打寧夏』的調子立刻編了一支歌（附後），傳唱在鄉裏。又用『張先生拜年』的調子編了『抗日軍民歌』。最近又編了『三大盛會』、『婦女衛生』。他編好怕忘了，就請識字的人替他記下。他是又樸素又有文采的人。

他爲人正派。『火焰山』缺柴，缺木料。鬧木料須得到五六十里地以外的友區去。而這一鄉又差不多都是東邊的移民，沒有基礎。於是在莊裏莊鄉要栽樹的人就來問他：『我們能栽不能？』他回答：『嚙不能栽，我剛科好了一些栽子，你拿幾棵栽去。』他還很仔細的告訴他們栽的方法。秋雨連綿的時候，有的人家房子塌了，來向他借椽，他說：『借噲哩，要用就拿幾根去用吧。』這樣你兩根我兩根，你兩棵，他兩棵，科百來條椽，截二三百棵栽子，一鬧就鬧得光光的。有人向他說：『椽要五百元一條，栽子要百五十一棵呢，你幹麼不要錢？』他笑笑：『上山擒虎易，開口借人難』，一道山就只我有樹嘛。』這樣，鬧籬圈的，

開種柳，蠶柄，叔子的，都到他家來。一般輿論說：「沒見過這樣好說話的人，只要開口就給人家東西。」他種了半畝家柳，不等自己割，人家就來割淨了。割了去編筐編籃。王仲恩說：「今年割了，明年就不割你底啦，我種的明年就能用啦。」白費力，不賺錢，他婆姨嫌麻塔；他解釋說：「挨門挨戶要錢，囉好意思？真要起錢來，樹木也不一定保得住。再說咱也不是沒有喫穿的人家。不如提個大家種樹，送個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只要人家都有樹了，還要你的？那時家家有了柴燒，家家有了木料，還可以多養羊，多積糞，多打糧食。」俗話說：「多種一棵樹，多養一隻羊。」「少燒一升糞，多收一升糧。」這些是他提倡種樹的最好方法。也是他和睦鄉里，團結群眾的秘訣。

他送給趙三樹栽，趙三出遠門回來就送他三兩冰片。早年裏因家務事會和他打過官司的親戚，自動上門同他和好起來。村行政主任劉萬祥，因為送樹不要錢，路上碰見老遠就招呼，拉他家有吃飯。小學教員高攀底小孩沒奶吃，他借一隻母羊給他喫羊奶，高攀就到處宣傳他底好處。——是這樣，他被全鄉擁護，當選了植樹和衛生英雄。

對勞動英雄這個光榮的稱號，最初他還認識不夠，用他自己底話，說是一思想沒有搞通。「他覺得一個人種三十來垧地，養一羣羊，務藝那麼一片樹木，太忙了，沒有功夫；家裏有七十五歲的老母親，一個婆姨，娃又小；男的九歲，女的纔七歲；實也離不開家。而

且樹木雖務藝了一些，但算得了啥成績？鄉上選他，他和村長吵了三架。縣上孫樹桐提他的名字到分區，使他急得『美美的出了一身水』。可是，在縣上他得了一頂英雄帽，一張鋤頭的獎勵；在分區羅專員獎他一件寬寬大大的毛呢大氅。走到那裏，那裏擺酒筵，奏鼓樂，已經使他感到興奮光彩。特別到了延安，在勞動英雄模範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聽了林主席的報告，參加了小組討論，會見各地的英雄，聽了英雄們底生產成績和爲建設邊區發展邊區的一片赤誠和信心；他底腦筋一下就給轉過來了。眼光也放遠了。纔真真認識勞動英雄是花錢買不到，修行修不來的無上榮耀。

『自己好算啥呢？我要把我那一點點種樹經驗宣傳到全縣，全邊區，使家家有樹，處處成林！』

附錄：建設邊區運動

（寄調「打寧夏」）

毛主席，出號召：

若要工作能完成，

建設邊區最重要。

選舉勞動模範人；

推選衆農民。

生產計劃一運動，

深耕細作要上糞，

安茅積糞使肥料，

集體開荒餘糧用，

水漫地也要緊。

植樹還是二運動，

燒柴還能儉省糞。

三是婦紡最要緊，

豐衣足食婦女們，

紡織要用心。

四要看起三牧畜：

牧牛、牧羊和牧驢；

爲驢草兒種苜蓿，

牛羊草兒都預備，

防備有雪雨。

五要文化把書念，

每鄉要把民學辦，

兒童識字要一千。

各村都要立冬學，

秧歌也要學。

六要高山打水窖，

灘底打井最重要。

有了水兒不誤工。

七要拴起驢馬公，

驢馬把驢子跟。

八要立個醫藥社，
還要設一個助產員。

婦女腳兒不能纏，

放了腳兒能生產，

婦女能頂漢。

十一還要種義倉，
打下稞子能存糧，
幫助擁軍和優抗。

九要立個鐵匠舖，

打鑣打鋤打鐵頭，

打下犁兒把地翻，

能給農民減困難，

農民都喜歡。

推動二流子種義倉
防備有年荒。

毛主席，計劃高；

朱總司令領導好。

若要革命成了功，

共產黨領導八路軍，

十要開個合作社，

合作社還要貨郎擔，
擔起雜貨四鄉轉，

老百姓都歡迎。

高崗同志西北局，

邊區政府林主席，
李副主席幫助你，
他與幹部開了會，
工作指示給。

(記白雲瑞唱調)

新 村

從荊棘裏開路，叫荒山上長莊稼，在漫無人煙的曠野聚人家成村落，村落又發展繁榮，人人過飽暖生活：這是徐義凱新村底故事。

七里川通石門關，從前是有名的土匪窩。上得關來，一帶七十里的蜂子梁，都是山蠻，都是梢林。土匪而外，有的是野豬、豹子、狼底踪跡。山林裏好荒涼呵！一踏上石門關，行人深漣漣。『蜂子巖底石縫裏，一窩老年蜜蜂釀了蜜都沒人敢採呢（小小世界爲蜜蜂所獨佔，這該是從前蜂子梁的來歷？）。』

可是自從石門關歸了邊區，石門關一帶雖然依舊是山蠻梢林，依舊有野豬、豹子、狼底踪跡；但是沒有了土匪。石門關太平了。蜂子梁上被革命的隊伍，革命的人民踏出了一條陽關大道。

四〇年臘八，陝西省山陽縣板岩莊有五個受苦人，受不了外邊高利貸和苛捐雜稅的剝

前，撇下妻子老小，各人扛了一把鐵頭，擔了二斗包穀和幾件破爛棉衣，順那條陽關大道到了石門關。那裏邊有一個名叫徐義凱。他說：「三七年徐海東從我們那裏走過一回，對窮人好；後此聽說八路軍出山了，可是我們窮人候它一年不來，候它兩年不來；邊區是八路軍底老家：人家說三年不出糧，五年不拿租，對窮人還調劑糧食住處，等不及，我們就自己來了。……」

到石關腳下的七里川，找了半截破窰，在窰口支好鍋灶，割草，截椽，接窰架起了窩棚，就住了下來。他們要在那裏建立家業。赤水縣政府幫助他們，給他們救濟了兩斗麥子。直到開春，他們輪流着給人家攪工、打短，賺了工資換些糧食；也輪流着開荒挖地，先放一把野火，野草灰燼就是天然肥料。他們種洋芋、種包穀、小麻，三十五畝（每人七畝）地，洋芋平時當糧食喫了，到秋來五個人收了十五石包穀，五石麻子，徐義凱說：「是一個小小的豐年」。

冬天，留下一個人看山，五石包穀作盤費，把其餘四石送到了山陽老家。又從老家搬出了他們底家眷，還跟來了四戶鄉里。到四二年春天石門關腳下就有了九戶人家，男女二十三口人了。他們蓋了茅菴，修了草房，有了兩頭哞哞叫的公牛，還養了兩口母猪，三五隻鷄，是一個像樣的村落了。

慢慢，一年增加七戶，再增加三戶，人多到五十二口，地開到三四百畝，牛九頭，雞一百二十隻。二十三座大大的草房，配襯上草菴、窰洞、豬圈、牛棚，儼然列成街道，呈現一種熱鬧哄哄的氣象。村邊地畔，他們栽活了三十多株楊柳，還有幾株核桃。春夏兩季，他們又在圪圪塹塹，揀肥美向陽的地方，種些白菜、蘿蔔、葱韭菜蔬，三五棵向日葵，幾架黃瓜、豆莢，作爲就圍繞在村莊的一抹高高低低坡上坡下蒼蘼的稼禾的點綴。炊煙起處，鷄犬之聲相聞，過路的人誰不說這是一個最富田園風味的幸福農村呢？最可貴，村邊有一泓清泉，四季長流，經冬不凍，成爲居住人家和豬牛牲畜底不竭的飲水泉源。每當太陽壓山的時候，在泉邊飲牛人捕啦啦驚起了野雉飛，驚起了野兔在草叢裏奔馳，那應當是極美的一幅山林景色。

可是，『哦，這村叫個啥呢？』新村建立的第二年，縣政府二科長趙應奎去巡視，徐義凱忽然想起村子應當有個名字，就提了這樣一個問題。『你來的最早，村裏姓徐的也比較多，就叫「徐家村」吧。』趙應奎稍加思索，就這樣回答了。——日久年遠，子孫傳頌，這將是一件大好的美談。

但是，足爲美談的還不祇是這個村名。而還在邊區生產運動中徐義凱之當選爲移民英雄。他當選爲英雄是有條件的：他聽了鄉（移民鄉）長王可才底話，把全村底勞動力和半勞

動力都組織到了唐將班子和搭工組裏，全村人一聲響：要弄啥都弄啥。從春到秋開展了生產十大運動：

正月打柴，十天打了二千零六十捆，家家門前燒柴都堆得滿滿的。開春挖荒，二月初九開始，四月初一完成荒地一百六十一畝。四月初二下種，洋芋、穀子、包穀，十天工夫都完全結束。突擊鋤完頭次草，出發到口子頭，三原、小橋、鐵王、十里壩那些地方趕場，二十個半勞動力賺了兩萬六千五百元法幣，解決了部分冬衣。然後鋤二三次草，收麥，挖藥（藥有黨參、秦椒、黃芩、柴胡、諸苓、甘草）種麥，蓋房，收秋：憑這樣一個三年的新村，全村做到耕一餘一的有兩家，耕二餘一的有四家，其餘十幾家也都能够喫穿有餘。

徐家村講互助。鍾萬斗是去年纜來的，家裏喫飯人多，勞動人少，春上青黃不接，人「生」不住，徐義凱對大家說了說，就給他湊了一石五斗包穀，使他渡過了難關。徐義凱借過五斗籽種，一石六斗喫糧給大家。村裏四個單身漢，變工起來家裏沒人做飯，徐底六十歲的老母親就替他們做飯，不算工，也不算錢。

徐家村搞婦紡，九架紡車紡了六十斤線。搞合作，麥收集股八斗，秋收集股一石麥，都入了區上的合作社。文化初搞，全村大人都是文盲，却有四個娃娃在安門子上小學。眼看四個娃娃已變成了小先生了。徐黑娃就教會了方懷春底長工鄧道岐識了七十個字。……

——安頓下來：男女老幼各得其所；生活下去：有衣穿，有飯喫；活得舒服；講豐衣足食；活得美；有文化：這是徐義凱所建立的新村新戶底來頭。這更是邊區所有老村老戶底來頭。

孔家莊紀事

讓我記下這歷史吧。——孔家莊老百姓翻身的故事。

孔家莊是明朝永樂年間建立的。若老年人底傳說和記憶不錯，一代生一代謝，到現在該有五百多年了。孔家莊是平綏鐵路底一個車站。車房底門臉上還存有宣統二年秋季詹天佑底娟秀（的確不蒼老也不濶勁）題額。車來車往，濃重的白煙，轟隆的聲響，尖銳嘹亮的汽笛，瀾漫波盪在這一帶也有三十幾年了。孔家莊迤南七里是洋河，水深水淺，河寬河窄，滋潤着土壤，哺育着居民，誰知又有幾千萬年呢？但根據有史以來的記載，老百姓從奴隸的地位站起來當家做主人，這無論如何是第一次，是翻天覆地的事啊！是美事，韻事。

論說。自從中國有了共產黨，老百姓翻身就有了希望。自從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革命

根據地，從敵人手裏解放了廣大區域，老百姓翻身的花朵就開得燦爛遍地了。這部史詩偉大是空前的，這里姑且算採摘新蕊一枝，湊近些，請一看照眼的顏色，一嗅馥郁的芳香而已。

二

一九三五年秋，八路軍解放了張家口，離張家口兩小站火車路的孔家莊駐屯的敵人也就狼狽逃竄了。八路軍到了孔家莊。但是到孔家莊的八路軍，不是帶鎗的隊伍，是三個徒手和善的老百姓。穿老百姓的衣裳，說老百姓的話，一切和老百姓一模一樣。他們是替老百姓辦事的。

八路軍要來的消息，孔家莊底舊甲長和地主早就從旁聽得了。他們事先佈置的很周到，幾乎一進堡子門，就有人迎接。恭敬，又像客氣，喜滋滋地把三個人擁進了「村公所」（管一個大鄉，十三個村子），左右前後一圈都是笑臉。泡茶，遞煙，那纔是殷勤呢。喝一盃倒一盃，吸一枝點一枝。不到飯時，酒飯就已經預備好了。公家招待不算，還有私人請客。

「今回到我家去吧。」「我家裏也便宜哩。」都像多年的老親故友。

也不是不談話，不過所談的總不過寒暄些天氣，或道幾句辛苦。若問問：

「今年年景怎麼樣？」

「行嘍，大家打的糧食都够吃吧。」

「這村裏有佃戶僱農麼？」

「沒哪個戶僱農。一家七十畝八十畝的地，都自己種啦。」

八路軍工作人員急於了解的是村裏老百姓真實的生活情況，但對面爭着來的，却是些不痛不癢的回答。

怪啦，三百多戶人家的這樣一個村莊，光是「開香下馬」的缸坊（蒸酒的酒店）就有四座。看外表也分明有瓦房，泥房；有磚牆，土牆；有寬闊的車門通着幾進的深宅大院，出進是三套兩套的騾馬大車；也有爬爬小屋門戶直衝着街面，蹲在門口曬太陽的是黑漆皂光的破羊皮裏裹着瘦骨嶙峋的老漢，老婆：怎麼會沒有佃戶呢？怎麼會沒有僱農呢？「到街上轉轉去。」像罩在霧裏悶在鼓裏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三個人走在街上，甲長和地主團團地陪着；佃農和僱工遠遠望見就搭越着走開了。婦女不照面，偶爾碰到，扭臉就走；再一會，嘵的聲連門也關了。舊政權偽政權統治底下，老百姓誰敢進村公所底門，誰敢和保甲長講話呢？腳還沒踏上台階，「幹什麼？出去，出去！」裏邊喝叱的聲音已經劈臉蓋下來了。那是兩種很不同的人喲：一邊被壓在底下，一邊高踞在

上面，舊政權正是後者壓迫老百姓的工具哩，彷彿是一堵厚牆，現在舊政權也正好把解放老百姓的人和老百姓隔開了。

找不到個農和僱工，接近不了基本羣衆，工作從那裡開始呢？三位工作人員微微的苦惱起來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是苦惱的，小門小戶裏透露出了疑慮和牢騷：

「人家行，有茶有煙，有酒有肉；咱們黑手，泥指甲，算得個什麼！」

「八路軍爲老百姓辦事麼，遣三位，怎麼老和甲長地主一道打圈子！……」

三

有着急於衆水救人的那種心情的人，絆腳的石塊，是擋不住他底前進的，三位工作人員從一個村公所掃地的年輕小夥子那里找出一堆亂麻的頭緒了。

「小同志，這村里佃戶多麼？」

「多哩，六十來家。」

「扛長活的夥計呢？」

「別莊上僱來的不算。光咱村總有三十多。」

「你給咱找幾個佃戶僱工來談談可好？吃了晚飯。大家沒事的時候。就到村公所來。」

「都找窮人？」那小夥子心裏有些遲疑，心裏可是熱起來了。

這樣，晚上就開了一個會。佃農，僱工到了二三十個，甲長地主們也都來了。黑鴉鴉坐滿一屋子。但屋裏很沉靜，那麼多人竟沒有一聲咳嗽言語。佃農，僱工呢，到村公所開會，和地主們一搭裏起坐，在生人跟前露面，一切都是新鮮事兒，滿肚子委屈不知怎麼開口；地主們呢，早就預備好了的話，被在場的那麼多底下人和替老百姓作主的工作人員，給完全嚇回去了。——會開得非常沉悶。三個同志幾乎是唱了獨腳戲：報告了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獲得了最後勝利之後，把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的政策也詳細解釋了，但在坐的人沒有一個提出意見，或者發生疑問，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一聲不響。

等一說散會，人們哄地就走散了。

會議彷彿是失敗的。

作爲醞釀，會議其實是成功了。

釀雪天氣雖是悶沉沉的；但又有「山雨欲來風滿樓」啊。——會議以後，街頭巷尾，鍋台邊，炕頭上，家家戶戶一夥一堆地都開始議論起來了。減租減息！增加工資！小廣播，比無線電還快。這裏邊有回憶，有比較，有疑慮：

地是這樣些地，人是這樣些人，爲什麼富的愈富，窮的愈窮？有的人手不扶犁，肩不挑擔，袖着手坐在家裏，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山珍海味，享不盡的清福；有的人却睡半夜起五更，泥一把汗一把辛，苦一年，年底算賬不夠給東家，剩下的，除了兩手繭子，就只有豬狗樣的吃食，牛馬樣的生活。

同樣是孩子，同樣是父母，奶媽瘦削的嬰兒吃着麵糊糊在膝邊啼哭，而東家又白又胖的孩子却抱在奶媽懷裏吸吮血肉釀成的乳汁。

土地就比鎊鏹，有的拿它鎖住了人，有的被它鎖住了。

那天夜裏，睡覺的人該不多吧？即便心寬睡得着，而亂夢紛紜，怕也各有酸甜苦樂不同。嘴裏不說，心裏有數；精神上，情緒上，像風吹水面一樣，不太平靜的生活，翻滾着細浪了。

四

『除叫二五減租？』

在另一次農民大會上，（前晚還只二三十人，今晚一開頭就是七八十，慢慢聚到百來

十，屋裏盛不下，院子裏也站滿了。鏽着的嘴打開了，埋藏在心裏的問題，提出了。

「譬如說一畝四斗租，二五減，交三斗就成了。」

「那有陰用？咱這裏差不多的地，好年景石把糧食；今年雨水來的晚，均扯勻拉也不過三成年景。一畝交三斗，不正好白操心！再說水旱地一樣，也不公平。水地打一石拿三斗，還剩七斗；旱地打三斗可就光了。……這些咱政府都有辦法麼？」

「辦法？還是咱們大家想。」工作人員立刻回答了，

政府底辦法，是從大家底辦法來的。

「我看，」站在後邊的陳殿貴，那個五十來歲的老佃戶，剛從地裏回來就趕來開會的，晚飯還沒來得及吃哩。田地出產一類事情，他摸得最清楚。聽了別入底意見，他就提高了憨直的嗓子說話了。他來的簡單也乾脆：「三成年景，咱就按三成開稱；二五減，交三斗；三成開，三三見九，咱就一畝地交它九升。……水旱不均，也有辦法：好地折一吹，壞地折一吹就得了。反正憑良心，咱們也不虧人。」

這樣羣衆提出問題，羣衆就解決了。

因爲差事（公費攤派）不合理；窮人借錢出差事，富人却放賬生息，大家決定：「乾脆今年不拿利錢！」——因爲當長工養活不了老娘，把老婆賣了四百元「蒙疆」（偽幣），那

個看來傻虎虎的杜芬，「四百元，現在說，還換不了一條好手巾哩！」說着動氣了，提議非增加工資不可。

問題一個挨着一個。多少輩子的事情，要一次解決；多少年的話，要一氣說完啊！忽然一個老太婆底聲音把人叢裏一些嘈雜的聲音壓下去了。那是田富榮的母親，她尖着嗓子激動地說：「你們減租的減租，增工的增工，」她微微有些慌張，「我是分收（半種地），收割的時候人家地主就收去了，那還怎麼減？」

「一樣減！地主收了去，再和他要回來；不但要糧食，還得要稻稈呢。八路軍說啦，副產物是不交租的。有章程。」人叢裏有人自抱奮勇就替他答覆了。

「說說倒是挺容易，我這樣一個臭老婆子這還是第一次在人前講話哩，我敢向人家要哇？」

田老婆一提到困難，熱烘烘的討論頓時寂靜下來。「可不是，今天咱說減租減息，增加工資，過去少交一粒糧食，少拿一文利錢都不行哩。若是減了，他們不讓你種地又怎麼辦？」

這時候，人叢裏站起了趙懷玉。這個四十歲上下的老實人，從十歲就幫助父親種地，佃戶當了三十年，到現在房沒一間，地沒一畝。一家就是他和六十歲的老娘兩個。他最懂得窮

人底苦楚和難爲。他本微微有些口吃，今天說話却比較流利。而語調又熱情，又肯定：「事情有咱們大家哩麼。還有咱政府作主。怕啥呢？單憑一個人，漫說田媽媽不敢向人家開口，就是龍人也不頂！俗話說：『衆人是聖人。』只要咱大家夥一心，天塌了也扛得起來。……何況我們不光減租減息，並且還保證交租交息呢？」

一席話，羣衆又活躍起來了。

於是劃分小組，推選組長，自然形成了組織。

「誰來帶頭呢？」

可是誰來帶頭呢？工作人員這樣一句話，像在流水裏投了一塊石頭，細浪上激起了新波，立刻各小組嘵嘵嘈嘈便開起小會來了。這裏說：「趙懷玉帶頭」；那裏說：「陳殿貴」。等徵求大家意見的時候，一片喊聲是「同意，同意！」表決當中，有人高舉起雙手，吶喊着：「雙喜進門」。——這就是農會底主幹：主任，趙懷玉；組織，陳殿貴。

會開到這裏，雞已經叫了，但誰也不想去睡。他們願意一直等到大天亮的時候。

五

「減租，增資，大家都同意了。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辦法；但是也得教全村老少爺們都知道一下。這不是強迫，咱們是講道理。……」散會以後三個工作人員和幾個積極份子：趙懷玉，陳殿貴又繼續談起來。

「是啊，怎麼想法教大家知道知道呢？」

「開個全村的羣衆大會吧。大會上大家都說說。」

隔了一天，大會就在戲台前舉行了，這是件大事，全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到的都到了。往常年看戲也沒這樣人多。這台戲熱鬧哩，多少千年纔演這樣一齣啊！是老百姓登台主演今後歷史的日子。

會開得好。雖然老百姓初次上台講話，膽子還比較小，三言五語就下去了：「我們要二五減租，三成開……」語氣裏還只強調政府法令。但那怎麼能怪他們呢？千百年的壓迫，頭低慣了，聲音細慣了，一下抬起頭來大聲說話，氣力自然不會過於飽滿。雖然地主也有的當場表示：「減租好，首先減我，」似乎很勉強，事實上也的確在計劃明減暗不減。但那也

是解釋得通的，被祖祖輩輩底因襲與迷信所鋼蔽，你怎麼能希望他們一下就腦筋靈過，心眼轉灣呢？——無論如何，大會是有很大收穫的：地主們都給佃戶當場開了條子：租種多少地，原租多少，幾成減，幾成開，應繳多少。都蓋了手戳，打了手印；最後還換了准租五年的新契約。

更大的收穫，是在這個大會上，選舉了民政、財政、教育、實業、織絲五個委員，組織了新的村政權。公推了老百姓自己的村長。是舊政權下台的時候了。從此村公所主持，農會（他們會員是九十六名）工會帶頭，有着男女一千六百多人的這樣一個大村莊的事情，都辦得順順當當。

六

天下的事會是那樣容易麼？

急行的人要留心岔路，順流的船更要提防暗礁。

孔家莊突然有一晚從一家小小的土煙館裏殷殷響雷了：「哼，窮小子們這還了得，減租減息，增加工資，走着瞧吧，等×××來了，我拿五十畝地換他們幾個腦袋！……」這是舊

甲長過足了大煙癮，敲着煙盤子說的話，好毒辣，好厲害呀！但是他記性太壞，他忘記了他給敵人做事的時候，他那三十萬的貪污，他忘記了強姦人家的婦女他所犯的罪惡，他更沒有注意他違犯全村老少底公意，竟抗不減租，不增資所留給人們的憤恨。

於是被暗雷驚覺，卅家莊展開了清算鬭爭。

更甞來了反敵偽，反惡霸，反土豪的狂風暴雨。

在清算鬭爭大會上，舊甲長被帶到台上了。

「不是你霸佔田老漢的女兒不遂，串同鬼子把田老漢網走，和藍藍他們四個一塊揪在地窖裏給鬼子槍崩了麼？不是你給老郭一塊錢，叫他去車站看你的煤棧，被鬼子捉住，叫他直挺挺地跪着，用切菜刀切下了腦袋麼？不是……？現在你要拿五十畝地換我們的腦袋！哼，現在可不是你底世界了！」

幾千隻手指着他，幾千隻眼睛瞪着他：「誰賴你欺負誰！鬼子徵工，有錢的你一個也不用，沒錢的却非去不可，你簡直和日本一氣相通！」

「網起來！」

「送他縣上去！」

若說一個月前，羣衆還是軟弱的，爲了一個不生即死問題他們堅強起來了。若說開始

的時候，老百姓還胆小，愛情面，滿足於眼前勝利，爲了更長遠更廣大的人們底幸福，他們已經抓破了臉，要幹敢於幹到底了。枝枝節節的小恩小惠已不能滿足任何人，共同一致的奮鬥目標是兩個字：翻身！

減租不够，要退租。理由是光明正大的：二五減租，增加工資，早在抗戰初期抗日政府就明令頒佈了。敵人統治的時候，富豪有錢，或剝削了窮人底錢，可以拿來資敵，難道老百姓辛辛苦苦流汗應得的本分錢不應該收回一些麼？

大多數人底公意就是公理。

於是小孩子結起隊來在前邊喊着：『退租啦，誰要不退誰就是壞蛋！』佃農，僱工拿了算盤走在中間，後邊跟的是大車，牲口，升，斗，麻袋。退租增資，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痛快的富戶，沒什麼遲疑，照應退數目裝上糧食衆人就走了。狡猾的地主，『我這個好辦，你們說怎麼算就怎麼算，不過我底眼不在家，你們先回去，我找回眼來再說。』要人哩。羣衆們知道：『種多少地，種幾年，誰還不記得？口裏說着就算啦。毯，等啥哩。』扭不過，鬧嚷一陣，倉房的鑰匙也就拿出來了。

一天，兩天，三天，孔家莊滾了鍋。一車車的糧食，從這家拉出，向那家拉入：擾擾攘攘，像秋收打場，像糧食集市。真熱鬧。退租的糧食，各種都有：穀子、紅糧、蕎麥、綠

豆、草麥、苲麩、山藥……糧食不夠，就折成錢，折成地，折成宅院，甚至折成豬、羊、牲口……計算起來，糧食底出入是七百二十石上下，地八百二十五畝，錢邊幣兩千，房一座。

七

孔家莊也有孤寡老弱，也有瘸子、拐子、瞎子，他們生活是苦的。但他們既不能租種人家底地，也不能扛活當長工，減租增資沒他們的份，是不是他們就永遠窮苦下去呢？不，村裏的人在大家都要求翻身的時候，並沒有忘記他們。辦法是募集公糧，扶弱濟貧。農會主任趙懷玉退租得了三十二石糧食，自己一個老娘喫不了，自動拿出了十石優抗，十石濟貧，說：『不是八路軍和政府幫助，兄弟爺們大家齊心，咱們窮莊戶那談得上翻身？現在只要爲了貧苦老百姓，死也死得了，幾石糧食還算得什麼？』在這樣影嚮和號召底下，集的濟貧糧是四百石。窮戶每人四斗，分了百石左右，餘下三百來石，就接收了地主要收拾的缸坊。辦農民酒業合作社，搞生產，預備給貧戶按季分紅接濟。缸坊工人地主說：『不要收拾，咱們合作吧，你糧食不多，算你入股。』地主也高興。一樣蒸酒，多出了三層意義，因此兩家這樣的合作社出的酒又多，又醇。

貧富懸殊是沒法一刀切齊的。他們查出來的千多畝官地和黑地，就專預備補助和調劑。這裏邊連鴉片鬼，懶婆，懶漢部被計劃在內，只要他們能改邪歸正，在新社會裏做個好人，真是皆大歡喜啊。

眼看孔家莊，家家有了地種，家家有了糧吃。曾經是愁吃愁穿的人，有的屋矮灶小愁糧食沒處放了。六十二歲的史成才，十三歲開始給人家當長工，一輩子光棍，辛辛苦苦四五十年，都是吃稀的，穿爛的；到老來沒積下一間房，一粒米，敵人在時，連配給都不給他，說「年老無用了。」這次大翻身，從清算中買了二十畝地。人家問他：「你這樣大年紀，還能種得了麼？」他極有信心地回答說：「好你說的，過去給人家種一輩子都種啦，我自己底地怎麼還種不了？」年根下，家家籌備過年的時候，他已黎明拾糞準備春耕了。老趙底母親年年冬天犯痧病，今年偏偏沒犯。老趙說：「運氣來了，老人家也不生病了。」——這還不是什麼運氣，心裏愉快，吃飽穿暖，自然病就少生。孔家莊，已算塞北，年年冬天，狂風大雪，今年却格外暖和，人們說：「八路軍來了，連天氣也變了。」那倒恰好是湊巧的事情。爲了自衛，村裏組織區小隊，要二十個人，「好，我們去！」自動報名的是四十二人。最初在村公所掃地的那個虎頭虎腦的青年——李進打了衝鋒，皮大衣，皮帽子，高筒皮靴，背了三八式步槍，的東的東，你看得出他在街上走着時那種得意的神情。又一天要撥二十個

人參加萬全縣保安大隊。問他們有啥意見？他們連遲疑都沒有：『好，沒啥意見。』興致勃勃地就出發了。——就憑八路軍，人民的武裝，這一帶土匪絕跡了。地主也高興，往年怕搶，不敢住在家里；現在都舒舒服服過一個安穩年。勞軍，有的送一口整豬，實心實意的說：『咱們弟兄來了，日子就太平了。』

村裏的事都是自己底事。幫助工作，個個都積極。區長說：『一針見血，開門見山。』十八歲的娃娃桑雲龍，被派到小屯堡去幫助搞減租減息，說罷就起身，他雖然從小沒離開過家，但是沒一點猶疑和纏戀。他五十七歲的老爸爸送他出門，特別給他腰裏揣上二百元邊幣（晉察冀票），囑咐說：『咱們翻身了，也要幫人家翻身呀。出去，要好好工作！在外邊花費一點不要緊。』……

陽曆年，全村慶祝翻身，熱鬧烘烘唱了一台大戲。

爲了紀念，有一天全村約定吃頓好的，白麵蔥花油脂油餅，起名叫『翻身餅』。

春節到了，家家米、麵、肉、柴、炭全有了。又是掃房子，掃院落，又是蒸年糕，炸點心；辦黑板報，寫標語：『男勤女也勤，黃土變成金。』『多施肥，多鋤草，精耕細作收成好。』『貼對子：』『歡迎共產黨人興財旺，擁護毛主席國泰民安。』那種興奮，忙碌，快樂的氣象，簡直像熊熊燃燒的一團烈火。

那個四十多歲的杜芬，正計劃春天來時娶老婆呢。
戲台前的廣場上排演着五六十個人的社火，大秧歌。
現在正鑼鼓喧天。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舊曆除夕。

後記

這裏印的九篇短文，大都是從我一九四四年十月到十二月三個月中間所寫的散文裏選出來的；算是稗穀裏搗籩出的一撮糧食吧，但因筆耕歉收，糧食也沒到稔熟的火候。

九篇小文章，爲什麼還分作兩集呢？不是故意小題大做，而是想區別一下文章底內容性質：一集寫敵後戰鬥；二集寫生產。一寫敵後戰鬥的，本來還有兩篇（「文件」，「調皮司令部」）自己還喜歡，想一塊收入的，因手頭無底稿，作罷了。

這些短文，除「孔家莊紀事」發表於張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其餘最初都是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有幾篇被別處的報紙或刊物轉載過。加上另外六篇，也曾作爲一個集子編入張家口文協分會主編的「長城叢書」，因此地看到不易，遂另選一下，重印出來。

印這樣一個小集子，沒有什麼很大的目的；有一點意思的話，就是在表明一下聽了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自己朝着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摸索前進走得如何遲緩，並從而知所警策，期於今後繼續努力而已。

吳伯蕭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於佳木斯。



黑 紅 點

1947年4月初版 佳.5000.

定價：250元